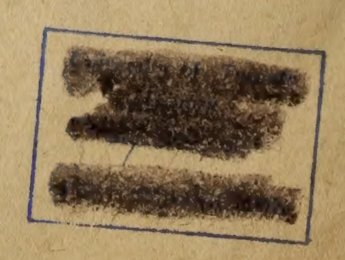
三樂齋

龍門四書人物備考

上論 卷五 卷六







公冶長

留青月札云

家語云公冶長魯人名萇爲人能忍恥范甯云字子芝

世傳長能通鳥語貧而閒居無以給其食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徬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往跡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逮繫之獄未幾長在獄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潯山傍當亟禦之勿徬徨長詣獄吏白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跡之而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長辭不受

論語疏云公冶長辨鳥語云嘖嘖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驗之果然

南容

南宮适字子容又名縚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

僖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

禮及歸乃講學之術能社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者今其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師事而學禮焉

因姓焉又曰南宮微叔云　南宮以智自持世清不廢世濁不汙獨居思仁公言以義孔子以爲異士〇初僖子將卒屬南宮敬仲與懿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懿子與微仲師事仲尼詳見懿子傳中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反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失位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微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出家語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宮名火踰公宮救火者皆曰顧府顧府庫之藏　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待命於公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也出左傳　孔子問禮於老聃。與敬叔俱至周及去周老子送子以言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出家語

子賤

孔子兄有孔篾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篾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其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爲襲前後相因也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卽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兗州永郡城）爲單（音善）父宰（單父卽今單縣）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迎接者不可距絕）毋望而許也（仰望者不可輕許）許之則失守（喪已之所守）距之則閉塞（人與我不相親）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及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出說苑）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音及手至地也）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陽橋魚名）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者存若亡（謂或來或去也）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薄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僕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命御者驅車以）行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出說苑）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

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出家語子路初見篇

發與父子賤由是得行己志出呂氏春秋齊攻魯單父老請縱民穫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出家語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出說苑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早出晚入故皆見星日夜不處不敢安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出韓詩外傳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

按明堂位所云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論語皆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瑚殷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論語摘輔象曰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士

瑚璉

禮明堂位云四代之器有虞氏之兩敦少牢禮曰執敦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爲器有蓋有首也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四者皆盛黍稷之器　三禮圖云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簋而兌音銳下

冉雍孔子弟子少孔子二十九歲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以德行著名問於夫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出家語盡心篇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復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

通志云古有漆沈爲魯相或云即漆雕開

卽兆之多寡而人之賢不賢可知

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

後稱怨焉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怨也○出家語弟子行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曰魯人○弟子解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孔子嘗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夫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桴

疏云桴編竹木爲之大曰栰小曰桴　爾雅云庶人乘泭併木以渡

賦

漢刑法志云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

屬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則六軍也

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音乘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

悉索敝賦 註

左傳襄公八年。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鄭使王子伯駢鄭大夫告於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索盡也言悉盡敝邑之兵賦以討蔡人不服之罪 襄公三十年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晉平公以魯公喪故未出見客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

春秋左氏傳曰九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曰都無曰邑　釋名云邑猶俋聚會之稱也

周礼凡賓客小宰贊祼及受爵受幣之事○夫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蓋備三王之制以尊師云

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詳見子產傳

千室百乘

疏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室者也。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習於禮容應對。弟子行云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公西赤之行也　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赤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　孔子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不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

帶

大明諸司職掌云皇帝衮衣黃帶長三尺三寸弁服革帶玉鉤鰈東宮及親王衮冕革帶金鉤鰈文武官朝服革帶一品用玉二品用犀三四品用金五品用銀鈒花六七品用銀八九品用烏角公服腰帶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五品以下用烏角鞓用青皁的垂撻尾於下鞋用皂常服

身章撮要云腰帶革為之古鞶帶也又謂之鞶革上自乘輿下至文武衆官教守丞令下及騶寺皆服之秦二世時始名腰帶　禮玉藻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辟緣也用朱為裨終竟此帶盡緣之也）　諸侯素帶終辟（亦素帶終辟而不朱裏）　大夫素帶辟垂（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　士練帶（練繒也）率（音律）下辟（惟緣其紳故云下辟腰及兩耳皆不緣）　居士錦帶（道藝處士以錦為帶示文也）　弟子縞帶（縞帶用生絹為帶示質也）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紐帶之交結也天子下至弟子組約之物並用組為之紐垂與紳齊）　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欲便於事故去五寸）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即紐三者皆齊）　長三尺　大夫大帶四寸（廣之度）　雜帶（以雜色為辟緣）　君朱綠（上朱下綠）　大夫玄華（華黃色外玄內華）　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士帶之辟內外皆緇廣二寸再繚要一匝亦是四寸）　凡帶有率無箴功當率（縫處蔵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肆（音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謂約束帶之餘也餘組及紳之垂者遇有勤勞之事則收斂持於手走則擁抱於懷）　事物類書云自古有革帶插垂頭虜尚祖今向下插垂頭取順下之義名鉈尾一品至三品金鉈四品

腰帶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鈒花四品素金五品銀鈒花六七品素銀八九品烏角

或曰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孔子恥之

言貴實不貴華舉則必不御言也如此

六品花犀為銙七品九品銀銙庶人鐵銙

宰我 論語摘輔象曰宰我拱戶是謂守道

宰予字子我魯人 家語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不敢見焉○予嘗問曰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禮記 又問五帝之德及黃帝之年夫子告之 詳見家語 既而曰予非其人也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嘗使於楚昭王聞之宰予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賜使日歸以告夫子子貢曰予之言未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

尚書大傳云天子賁墉諸侯疏杼注賁大也墻謂之墉疏猶衰也杼亦牆也　李巡曰塗一名杼塗土之作具也然則杼是塗之所用因謂泥塗爲杼

其言之近類也於蜴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任齊爲隰滿大夫今曹州縣西南三里有宰我墓

牆

爾雅云牆謂之墉亦謂之壁壁言飾牆也　釋名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淮南子云舜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巖穴各有室家此其始也

杇

釋名云鏝謂之杇郭璞云泥塗室也　前漢書顏師古註曰杇所以泥飾牆也不可杇言内質弊壞不可修治也

申棖

申棖魯人史記作申棠家語又作申續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棖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

表記○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求出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恒尚之

文

汲冢云周公旦制謚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　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使大會其葬而謚之卿大夫既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死則有謚

孔文子

孔文子名圉即仲叔圉烝鉏之曾孫衛之執政上卿也初衛太叔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巳之女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置於犂衛邑而爲之一宮別爲一宮以居之如二妻然文子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以木喻孔文子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子欲留季康子使人召孔

仲尼乃歸魯（出世家）文子遂奪已之妻不以妻疾疾淫於外州（衛邑）外人奪疾之軒（車名）以獻於君疾恥是二者故出奔於宋衛人立疾之弟遺文子遂以孔姞妻之孔姞即文子之女疾之妻也（出左傳）

按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鄭明年爲政簡公卒二十六年乃卒又歷簡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内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有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甚不可爲矣子

子產

公孫僑字子產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〇鄭簡公元年鄭人欲媚於晉使子國子耳侵蔡（國鄭穆公子名發耳子良子名輒蔡屬於楚二子侵蔡以求媚於晉也）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勿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出左傳）〇三年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嘉公子）知之故不死子西聞盜（子駟之子）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子西乃歸授甲於家衆）臣妾

產於此從容阿軻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凡不可令者數自于南遂子皆死豪宗大姓翕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替狗其欲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譏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推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其餘無不合於理者若鉄鄉人夫子有能改之者焉

多遺(亡)器用多(費)子產聞盜爲門者(備守也)庀羣司(庀具也)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公孫蠆)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二人盜首)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二人亦盜首)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使諸大夫以職位爲次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爲載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不焚於朝而焚于倉門之外者使遠近皆知也)衆而後定(傳曰左)○十二年子產始爲卿(初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於是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出左傳)○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辭而鄙之(詳見左傳襄公二十二年)及范宣子(即士匄)爲政諸侯之幣重(朝聘之幣)[illegible]鄭人患之公(簡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

鄭簡公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

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輕幣出左傳）○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使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武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用也）以元（長也）女太姬配胡公（閼父之子滿）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恪敬也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為三恪）則我周之自出（陳乃周之甥是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陳桓公卒於是陳亂）蔡人欲立其所出（桓公子厲公）我先君莊公奉五父（陳佗桓公之弟）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宣公二十年夏徵舒殺陳靈公）

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曰始知然明

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來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有井則堙塞有木則刊除）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大姬陳胡公妃）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衰降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illegible]）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即士弱）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出左傳）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游吉）且曰他日吾見蔑（然明）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太叔嘗問政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illegible]）

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議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毀之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所聞而藥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

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出左傳〇二十年楚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出左傳〇二十一年秋八月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謂通於太子娶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僖公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〇出左傳九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草舍而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焉而已焉用壇餘詳左傳襄公二十八年〇二十四年子產相鄭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子產曰吾得見與否言禍亂方興死生未可必得見與不得見未可知〇在此歲也駟子晳良伯有方爭未知所成成平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

起觀之人謂子產不仁語不合也

辭焉言子于子產曰宋衛陳鄭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後宋衛陳鄭

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伯有子晳之爭人謂子產就直助彊人告子產當許子晳而助三家之彊以攻伯有子產曰豈我為徒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欲以無所偏罷為所乃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大夫謀而遂行子皮罕虎止之眾曰眾謂子皮人不我順人謂子產言不順駟氏何止焉子皮曰夫子子產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於是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自墓門鄭城門之瀆入因馬師頡頡子羽介於襄庫庫之兵甲介甲也用襄以伐舊北門駟帶子西之子子晳之宗主率國人以伐之伐伯有皆召子產駟良皆召子產助己子產曰兄弟而及此一人皆子產兄弟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以衣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出左子皮既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

不用無言鄭又謂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許子大叔曰寶以寶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

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之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章服各有分別上下有服公卿大夫士各有服色田有封洫封封疆洫溝渠廬井有伍有伍伍相保之法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召兵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召卷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數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藏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取田疇而伍結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出左傳

○二十五年六月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刑政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而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

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以有備故也 [illegible]

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
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
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
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
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
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人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
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
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
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
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
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

惠之罔識之以啓貪人若爲敝邑不利又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與晉交其敢有二心

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韓宣子逆子產私問曰此何厲鬼也

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出左傳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音壓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

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神鯀禹父夏郊祀之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其間疾愈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以貢於晉者出左傳公孫段死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晉豐施公孫段子晉以州賜段

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之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出左傳）○二十六年六月為游楚郎子亂故公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游吉駟帶南私盟於閨門（閨門號）之外實薰隧（薰隧閨門外道）公孫黑強與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晳欲同於六子故曰七子）子產弗討（討恐作亂故弗討○出左傳）是年六月晉侯有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詳左傳昭公元年）○二十九年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賦令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國人謗之子寬（子寬鄭卿渾罕）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詳左傳昭公六年）○三十一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子產為國之常法）叔向遺子產書子產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詳左傳昭公六年）○三十六年簡公卒○元年定公立往朝於晉晉將享之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時簡公未葬）晉人許之（出左傳）○七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

簡公卒將為葬除將除游氏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太叔族也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用說用而無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又教其徒自應曰諾將毀矣今將毀之矣既如是除徒既如太叔之教子產乃使辟之不忍毀廟乃遷道遊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

請為禜焉子產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出左傳）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入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止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出左傳）

晏平仲

塴下桓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不毀司空於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出左傳

太史公曰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

晏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也初晉大夫欒盈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於商任以錮之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將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伐不可以不懼明年果有晉師出左傳六年崔杼弑莊公晏子聞難往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靈公孽子杵臼而相之是為景

[illegible]輔退者哉假今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景公養勇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人見晏子不起晏子見公請去之乃饋之二桃令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仰天一搏猏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杖兵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

公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太宮（齊太宮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此盟（[illegible]）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及慶氏敗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傳出左）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謂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子雅）高（子尾）之難（傳出左）九年。公使晏子（請繼室於晉）晉人許之（事見左傳昭公三年）初景公欲更晏子宅曰子之宅近市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高明燥之處）對曰臣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乎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踊則足）者故曰踊貴屨賤既以告

入司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軍濟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一流冶少不能游潛行百步逆流九里得首而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者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恥功不逮而自殺冶亦自殺○劉向序云晏子博聞強記通乎古今事齊三君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

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定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illegible]十六年惠欒高氏皆嗜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五月庚辰戰於稷欒高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出

所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屈義不可廢以類一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屈其詞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其擧火者亦甚衆齊人以此重之

二十八年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梁丘[illegible]裔款二子齊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出左傳公田於沛既還晏子侍於遄臺子猶即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須氣以動故氣第一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幃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

角徵羽六律七音五聲變宮變徵也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出左傳二十二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公乃止出左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不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傳）（肅左）

晏子時越石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㦤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伸于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矣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晏子為相將出其御之妻從門閒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甚自得已而歸其妻恥之請去其後夫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晏子方節儉力行顯名諸侯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世以為隘而

按文仲當時上有猜不與立之下惠下有築郿築厩之擾民者臧書皆譏不無孩國不謂無事矣仲自亡繻于齊不務殖禮樂以對國計而惟知是害其臧其矣

晏子行之自若晏子卒有子曰圉初晏子病將死斲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出史記

臧文仲

世本魯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彊字子臧因以為氏　家語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亡可謂知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謂躋僖公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宋莊公子之辭也臧文仲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出左二十八年魯饑文仲言於

巫女巫主祈雨者尫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旱公以巫尫焉不雨尫上何致旱欲焚之

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自擇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以民病為急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弊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幣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弊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出國語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魯屬邑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

徯公之兜鍪縣諸邾城門以辱公

文仲爲魯仲孫其母逆之曰魯不容子而使之齊害子者其於此發事乎魯與齊北鄙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又皆適於齊高國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期乎其卮也及亭齊策詢之而欲興兵衆發文仲微使人道公書而謬其辭門紙小器投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人戰於升陘魯地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二十四年冬周襄王出居於鄭使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天子出奔謂之蒙塵不敢斥尊故言奔問王之官守謂羣臣二十六年齊孝伐我北鄙文仲欲以辭告之使展喜受命於展禽以告於是齊師乃止詳見柳下惠傳是歲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即成得臣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於是子玉伐宋圍緡文仲相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太廟躋僖公逆祀也雖夏弗父忌爲宗伯而文仲實縱之詳見柳下惠傳五年楚滅六滅蓼文仲聞之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六年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使季文子行父聘於陳與有盟闕陽闕之嵩氏六姓法譏而不征文仲廢去以悅行客命亥紘甯爲第八十六

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莫能知於是公召其母問焉母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民內之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享戰鬪之士而繕兵甲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告妻繕養母也食我以

……君之守龜於蔡地因名為蔡長尺有一寸遂築室藏龜之室刻山於節畫藻於梲極其靡麗山節謂斗拱刻山為形即今之斗拱藻梲者謂侏儒柱上畫為藻文梲梁上短柱也有海鳥名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以為神使國人祭之詳見柳下惠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即柳下惠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即居蔡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以上俱出左傳

居蔡

禮器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　家語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又曰一名僂句　漢書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元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男龜五寸

山節藻梲

明堂位云天子之廟飾山節刻欂櫨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

同魚同者其文鍋錫者所以治鋸鑄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繫於獄也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疏飢不得食也故知君子拘而有不治於是以文仲臣之言道於境上齊方發兵襲莒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皆君子謂文仲恐識微見遠

若敖楚八世祖與國名

子文病因之

禮記註邊楄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棁

令尹

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官令尹爲長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

子文

鬬穀於菟字子文伯比之子也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出左傳楚成王立子文代子元爲令尹子文因鬬般之殺子元也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舉將以靖國彊今又則敘尊惠以撫下二年不營三已不慍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遂

楚人伐(?)……
鄭滅弦滅黃
子文之功實
多

國人聞之曰
若令尹之公
也吾黨何憂
乎乃相與作
歌曰子文之
族犯國法程
廷理釋之子
文不聽恤顧
怨萌方正公
平其後越椒

勤於社稷三十年譖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爲政虜人以用人薄惠以撫下凡以自寬厥心不違他憪出國語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貴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凡立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者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驗於法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於是楚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人以違夫子之意乃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出說苑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出左傳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使治兵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也　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貫以矢穿其耳　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酒賀子文使子玉爲令尹能堪其事　成王聞子文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

爲亂楚子誅之推箴尹克黃封于鄖爲鄖公鬬氏之族益大

間諸侯之列則爭難成

子文（子文蒸進也）子文辭而逃（辭令尹之祿）王止而後復人謂之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封富也）富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出國語）子文卒子鬬般爲令尹

崔杼

崔武子杼齊丁公之族也丁公適子季子食采於崔因以邑爲氏杼事齊惠公有寵高國（二家齊上卿）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既而復歸（出左傳）靈公八年杼爲大夫公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諸妾姓者）仲子戎子（皆宋女）戎子嬖（幸於靈公）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莊公（光）即位執公子

寡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

殺於[illegible]洒之臣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武子殺高厚於洒藍而兼其室（奪其妻妾也）○出左傳齊棠公（齊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為己娶也）偃曰男女別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齊丁公 桓公 偃之于）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為巽故曰風從）風隕妻不可也（風能隕落物者）且其繇曰困於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氏因是怨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求弑公之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於之役故（伐莒在前）莒子朝於齊甲戌享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氏入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拊拍也歌以命姜氏）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止莊公之從者閉門於外而入崔氏）

甲興公登臺而請(請免)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崔子宮近公宮)陪臣干掫(行夜)有淫者不知二命(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而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墜)遂弒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詳見晏子傳)崔子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并前有三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南史氏齊史也在外者)崔子側莊公於北郭(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二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翣(喪車之飾諸侯六翣今四翣不盡禮)不蹕(不止行人)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下車九乘又有兵甲今皆降損)。出左傳

陳文子

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之後也莊公四年將伐晉以報平陰之役文子見

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illegible]
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矣謂君甚
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公夲伐晉而還崔
傳六年崔杼弒莊公文子惡難遂出奔至於他邦見其大夫之不臣者
歎曰此猶吾大夫崔子也吾豈可留乎又去之至於他邦又去之自是
景公即政二年然後復歸於齊出左傳 是時宋向戌告於晉趙孟及楚令
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為息民之名 如晉告趙孟趙孟許之出左傳 齊
自晏子而下能卓然自守不汚於其間者惟文子為賢故當時咸稱云

十乘

金仁山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為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
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

季文子

威曰季文子讒裘仲殺嫡立庶于是𡟯宣公之功弗者從之賞以其權以偪侯以會以圍自從其從宜公思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言公薨文子惡歸父而狀寬公之傳在魚之雅而遂之則行父孫好深恩刻之人矣但其末年能信日神孫薦而秉之政故行以功名終焉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曾之元卿也文公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境故因聘而自爲娶秋使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豫求遭喪之禮以行也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雖求用而無其禮者難今得過求何害此論語三思而行

十二年冬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諸鄆二邑皆若魯之衛也是年徐我莒爲公孫敖如莒治婚鄰交也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奔莒從之奔莒盡不能至於魯而莒客之行父疑敖之在莒爲彊場患故帥師以城焉十三年冬公請平於晉還鄭伯晏公於棐鄭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賦鴻鴈以義取鰥寡弱欲魯侯還晉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小雅四月詩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也子家賦載馳之四章鄘風載馳詩四章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小雅采薇詩四章義取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晉不敢定居十五年秋齊人侵魯西鄙季文子告於晉冬晉會諸侯於扈將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是以復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

今日必授太子以邑

必達莒僕於境外

則若九倫之法則合此則為吉德違此則為凶德

德以處事之是非

事以度功之成否

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音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十六年及齊平文公有疾使齊子會齊侯於陽穀（齊地）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間疾瘳也）十八年文公薨子宣公立將莒亂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國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弟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

功之成否所以食養民之厚薄

嫡語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曰失大援也季文子怨歸父之去三桓故借此以為之罪

去歲公孫歸父如晉謀去

賊也其猶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若保其人而利其物則有主藏之名）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餘詳左傳）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懼齊見討行父遂如齊以濟西之田賂之以請會）於是會於平州（齊地）以定公位。八年襄仲（莊公子）卒。十八年公孫歸父（襄仲子）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以失大援者襄仲也藏宣叔（名許武仲父）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去襄仲之族）遂逐其子歸父出奔齊成公元年。行父懼齊人問故（齊人問逐歸父之故）於是作丘甲（周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共出車一乘甲士三人今作丘甲是一丘出甲一甸則四甲矣）又使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晉地）備齊也。二年行父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鞌（齊地）齊師敗績（餘詳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袁婁（齊地）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宣公以汶陽田賂齊今得之）四年夏公如晉

許為二祖去歸父之族而歸父奔齊今三祖慎其退討故作丘甲以救伐齊盟赤棘以此晉兵昔三相為已討而弃之之主之也立先君武功宮以告成事示後世

晉侯見公不敬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壽終也　秋公至自晉欲叛晉而從楚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文王時太史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與我不同族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愛也我乎公止六年文子以鞌之功鞌戰在二年事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七年春吳伐郯郯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相恤故蠻夷內侵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文子餞之私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衛風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

失信于君子無所自立事無貳成公私之事不能兩成

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

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權）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冬晉士燮（范文子）來聘言伐郯（以郯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將以緩師之言復晉侯）行父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叔孫僑如）九年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競彊也）夏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歸復命魯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大雅）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勞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邶風）十一年夏季文子如晉報聘（報郤聘）且涖盟也十六年晉伐鄭楚救鄭公將會出於壞隤（魯邑）宣伯通於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成公將行會晉師）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弟）指

指二公子某成公曰汝不以為可是皆可為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

魯亡而歸齊楚則還爲晉讎雖治之亦何所及

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不及晉楚之戰期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宣伯賂郤犨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獻子）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

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晉地）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名嬰齊）請季孫於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則夫二臣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

范文子謂欒武子（欒書）曰季孫於魯相二君（宣公成公）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

假與亂俱從
穆姜所指而
獨殺假假毀
謀也
穆姜成公母
齊姜成公婦
季文子取穆
姜所爲之櫬
與琴以葬齊
姜非所宜若
祖母之禮
在位在作皆
西向
三君宣成襄

不謂忠乎聽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謂成公未歸命國人逐去僑如而與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戒僑如奔齊十二月行父及晉郤犨盟於扈歸刺公子偃名叔孫豹於齊而立之豹僑如弟也襄公二年夏齊姜薨襄公嫡母初穆姜使擇美檟梓屬以自爲櫬與頌琴櫬親身棺也頌琴名皆欲以送葬季文子取以葬齊姜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四年秋定姒薨成公妾襄公生母妣姒姓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魯大匠名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襄公長將責季孫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欲爲定姒作櫬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爲略匠慶請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五年。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臧武子

衛周叔之後至武公生季亹食采于甯以邑爲氏俞仁由日汝公出入蒲終以亂從武子之大夫名五並不變重其大議背甲進面從荊楚失謀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失謀其事入也賂殺元咺又失神然兩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

甯武子名俞莊子之子初晉侯文公之爲太子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既而得國將伐曹假道於衛晉伐曹衛不與衛成公弗許成公三年晉師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取五鹿衛地晉侯齊侯盟於斂盂衛地衛成公請盟晉人弗許公欲與楚國人不欲衛人不欲附楚故出其君以說於晉公出居於襄牛甯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使攝君事以受盟　或訴元咺於公曰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不以殺子之故廢衛侯之命奉叔武以入衛守國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衛地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協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不信叔武故甯武子先武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諭國人長牂衛大夫守門以

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已職。橐衣囊饘糜也。僖公曰殺衛本與魯同好。故爲之請王。襄王也。

按武子事皆在成公之時。古者公世族爲大夫。父死子繼。故武子

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孫歂（遄）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公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公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公歸於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爲囚室）甯武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衛公子適也　出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晉侯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乃釋成公。成公使賂周歂、冶廑。（二子衛大夫）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瑕母弟）五年。公歸衛。公亡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出左傳）十二年。公使甯武子聘於魯。魯饗之。（魯文公饗之）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行人掌賓客之官魯人怪之故使行人私問其故）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武子佯不知言臣以爲樂工肄業）昔諸侯朝正於王。（朝王而王宴）

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則武子未嘗事文公也朱註云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誤也

孤竹國名今永平府

古者以木書死者姓氏為木主

與之於是乎賜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矢千以覺報宴〔彤赤色玈黑色覺明也〕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

伯夷叔齊〔諡法安心好靜曰夷執心克莊曰齊〕

【路史】怡姜姓也禹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為墨胎成湯之初祈封離支是為孤竹。夷齊父名初字子朝夷名允字公信齊名智字公達姓墨胎氏夷齊其諡也父孤竹君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皆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

周而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我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指武王）易暴（指紂）兮不知其非矣遂餓死於首陽之山

微生高

微生高魯人一名尾生高　高嘗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醯

五齊謂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菹謂韭菁茆葵芹菭筍也

食品須知云醯酸味亦曰醋釀米麴為之也食品中用之所以殺腥肉及其氣亦所以釀菜而柔之者也以濟百味　周禮春官醯人掌共五齊（齊音齋）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齊菹有須醯而成者有須醬而成者）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凡事共醯（醯凡事非[illegible]）　清嘿陳云醋為食總官

薛方山曰今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始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也其章句迨宋儒因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誣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于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若言於晉神賢于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險

左丘明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左丘明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春秋舊史遺文孔子未嘗更改則左氏略之不復作傳）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爲魯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爲得也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春秋始於平王穆王則在春秋先）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春秋終於哀公悼公智伯則在春秋後）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趙師聖云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

陽之義也且事有與疑秦秋所許以是爲浮淫而併疑夫子之所稱過矣鄭夾漈詩氏族亦志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其居於左丘以地爲氏者也至考其誌譜蔵氏族然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予元巡撫湖南時有石言於復何贖於神蟒形石多漬人至今能言

相與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爲司徒

恥

接春秋一書孔子經而丘明傳也如鄭封人食羹遺母其言巧矣衛莊姜螓首蛾眉其色令矣越句踐忍會稽之恥其臣妾之羞可謂匿怨矣然而春秋賢之何也曰彼有取爾也故知聖賢之論恥原其心揆其勢度其時

裘

說文云裘皮衣也自虎通云所以佐女工助溫也　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以羽鳥之物行賜羣臣　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以頒賜 [illegible]

羔裘黑羔爲之亦身也狐裘黃狐白爲之狐文也良裘以黑爲毛

南詳域南一名洗明滄一資海闇澤裘之美者王者所服故以中秋獻之功裘致人功爲之卿大夫所服後以季秋獻之

爲之功裘以狐青麛虎狼犬羊等皮爲之

十室

金仁山曰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一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按禹過十室之邑必下以求秉德之士故禮曰君子不誣十室

南面

馮厚齋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向背南面嚮明也

子桑伯子

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

子桑伯子即子桑戶魯人也○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友○樂正子輿與子桑友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輿入曰子之歌

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羊故仲弓曰太簡

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出莊子）孔子問子桑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齊楚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曰子獨不聞假人（假國名）之亡與（亡謂亡命）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然哉（出莊子）

粟

[illegible]孫子也[illegible]賈也工食八[illegible]乎粟爲粢

杜註四豆爲區區十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

釜庾

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一左傳疏杜據儀禮今文數以庾爲十六斗五千庾凡八千斛　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註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以爲籔者今文籔爲庾

原思

以桑木爲椽而門無樞

著紺衣以內而外則以素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一曰魯人淸淨守節貧而好道孔子爲魯司寇憲爲之宰後孔子卒憲退隱居於衛○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慚不懌而去蓋

自恥其言之過

令六鄉之民各五家爲一比○保猶任也居相親近則易相督察

鄉黨

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二十五家 使之相受。居同門閭可相容偷 四閭爲族。百家 使之相葬。族相聚則財力足以相助 五族爲黨。五百家 使之相救。有災危足以相救 五黨爲州。二千五百家 使之相賙。有難厄足以相濟

犁與黧通黑黃色也周祭用騂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也

犁牛騂角

周禮牧人掌六牲。凡陽祀郊廟用騂牲。陰祀地社用黝牲。望祀嶽瀆各以其方之色。外祭表貉毀事候禳用尨雜色可也。書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禮檀弓云夏后氏尚黑牲用玄殷人尚白牲用白周人尚赤牲用騂。又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如繭如栗也宗廟之牛角握長不出膚賓客之牛角尺。一尺 取其

家語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夫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治其轡策而已善御

山川

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祭山川之儀其蹢用璋邸其服用毳冕其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其牲用蜃其牲則月令謂惟孟春母用牝

閔子騫

閔損字子騫曾人初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父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一閔損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

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者今不煩而天下治。

而不能任。任新也　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之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惟是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名爲費宰，弗往。及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弦彈也　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

費爲魯東鄙之邑，在顓臾祊田之間，而界于邾莒，魯之要地也。在今兗州府沂州費縣。○按季氏先使子路治費，三月無成，復使子恭治之，九月

費

費本姬姓之國，文武之後，伯爵也。曾子居鄪，諫鄪君十事，所稱費惠公是也。

左傳：僖公以費賜季友，遂爲季氏邑。季氏取鄪爲私邑，故去邑爲費。

襄公七年，季孫伯城費。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主役徒者　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公室而季氏始弱。

後南氏以費叛，公山弗擾亦爲費宰，文與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八

[illegible]

地理考曹氏曰汶水許氏以爲出琅琊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至丘以爲出泰山萊蕪縣原出西南入濟本義以爲汶在齊南魯北益入濟乃徐州之汶入濰乃青州之汶也

汶

水經注云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句八萊蕪谷無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栢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溪絕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烟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尠有能至者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丘而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丘所栖愍公谷也何其深沉幽翳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

伯牛

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稱尸子曰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

昔云四友今又云以六子自厲業賢師弟子問因加此

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仁恕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六子自厲也。孔子為司寇。以冉耕為中都宰。嘗從厄於陳蔡之間。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以不及門追思之。

金仁山曰墉字誤當作牖蓋室中北墉南牖墉墻也古人室北當上起樹為壁雖覺謂西北角有小圓窗名謂之屏屋漏然無北牖之名

牖

禮喪大記云。疾病外內皆埽。以賓客將候問故潔所居君大夫徹縣音玄○徹去樂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暫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之耳按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或者北牖指此乎。

簞

禮書曰。簞笥飯器也。圓曰簞。方曰笥。皆竹器。雖方圓有異。而共為一物。

自然之物故毛傳以爲儉且質巳

巷里內之塗道也

此譏剽世儒無實德而專以剽竊古人爲事者小儒大儒之弟子爲接其頤以下相與計議取珠之法夫

瓢

本草云瓠之小者曰瓢瓠取諸藻　詩云酌之用匏

巷

詩傳云巷里塗也正義毛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也

儒

莊子見魯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戴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

儒以詩禮名家而所以教其弟子者不過日剽竊古人之緒餘斯不謂之盜儒乎

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推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武城

按武城有南北北武城屬東昌府。南武城即今嘉祥縣。隸兗州府今觀南武山澹臺山澹臺河俱在嘉祥則嘉祥爲南武城明矣

博物志云滅明賫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璧右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狀貌甚醜。夫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夫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飲射讀法 註

周氏曰飲謂鄉飲酒禮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飲酒正蜡

毀之而去示無怯意又曰子羽子游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鼈何仇遂不敢葬

务皆行鄉飲酒禮身詢衆射用鵠鉅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北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也

按郊之戰冉求而入三刻而踰者皆季氏也激而勇乘五日始從者皆孟氏也之反孟氏之族子弟其心以爲魯之禍亂始于季之專而孟之忮故策馬之言皆不欲自同于季而分謗

孟之反

孟之反名側孟氏族也。哀公十一年。齊爲鄎故。會吳師伐齊師於鄎在前年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魯地孟孺子洩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師冉求帥右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左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魯師不踰溝樊遲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衆從之師魯師冉求入齊軍右師奔齊師從之師逐右陳瓘陳莊涉泗二齊大夫涉泗水以從魯師孟之反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殿

于疾者惟恐
妨自尊之也
且謂之不如
而喪其利器
以控齊張國
自作而負其
餘息以受賞
因敗為功豈
識者之所樂
居哉不伐之
深心加此

周禮大祝掌
六祝之辭曰
順祝年祝吉
祝瑞祝筴以
事鬼神祈福
祥也

師出先有事
祓禱於社謂
之宜社因殺

疏云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按司馬法謀帥篇云大前驅啓乘車大殿大殿即大殿也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諸侯圍齊師於平陰齊師遁連大車以塞隧而殿又二十三年齊侯伐衛衛大殿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殿在軍後前曰啓

祝鮀

祝鮀字子魚衛之大祝也衛靈公二十九年同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將謀伐楚衛大夫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舊職謂大祝也）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言又使俱他職是自取求其大罪也）且夫祝乃社稷之常隸也（隸賤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為祝者無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在衛上）衛侯使

祝奉社主以從於是乃出境

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之車也交龍爲旂

少皞即曲阜

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故令取其土地之入以供王室之職貢

子魚私問於萇弘曰夫 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擇有明德者而封之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爲睦。親厚也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半璧曰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封父古諸侯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醜類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爲周司空使授康叔以土地陶叔授民。陶叔爲周司徒使授康叔以人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即朝歌皆

相土東都衛所受湯沐邑取其所入以會王東巡狩則以助祭泰山

蔡仲蔡叔之子

五叔謂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

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唐叔晉之祖）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五正五官之長也）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即太原晉陽）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成王叔父唐叔康王叔父故曰皆叔）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音忌毒也）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放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八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蔡仲名）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言康叔之明德如此蔡叔之慈聞如彼何可使蔡先衛）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曹叔振鐸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唐叔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時王子虎盟諸侯故稱王命）晉重（文公名）。申（僖公）。武（叔武）。甲午（莊侯）。捷（文公）。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

喜本與齊同謀故公先與喜盟
婁豬求子豕也得牡則定以喻南子艾老也豭牡豕也以喻宋朝

異姓爲後也 夫不服……

將如之何。萇弘悅。告劉子。與范獻子范鞅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全篇出左傳

宋朝

宋朝。宋公子。有美色。仕衛爲大夫。有寵於靈公。通於靈公嫡母襄夫人宣姜。及其夫人南子。懼。遂與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逐靈公。如死鳥。衛地靈公既入衛。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遂盟國人。公子朝出奔晉。名既自晉歸宋。靈公爲夫人南子。復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已而之晉。先是公叔戌將逐宋朝。南子愬諸靈公曰。戌將爲亂矣。公逐戌。奔魯。出左傳

前漢書地理志云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甾川東萊瑯琊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地也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

戸

釋名云戸護也所以謹護閉塞也。

齊 營丘今山東青州濟南二府

齊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侯　初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族音速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

按齊二十八傳

太公　丁公　乙公　癸公　哀公　胡公

獻公　武公　厲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僖公　襄公　桓公

孝公　昭公　懿公　惠公　頃公　靈公　莊公　景公　悼公

簡公　平公　宣公　康公田和篡國呂齊亡

○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

魯 曲阜縣

魯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王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又以寶玉大弓而褌侯於東　伯禽封於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寖弱矣

魯三十五傳　伯禽　考公　煬公　幽公　魏公　厲公　獻公

眞公　武公　懿公　孝公　惠公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悼公

元公　穆公　共公　康公　景公　平公　文公　頃公為楚考

李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金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破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

井有天井地陷曰天井坎[illegible]

烈王所滅魯亡

觚

周禮考工記云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爵一升觚三升合四升則為一豆馮厚齋曰觚酒器物之有稜者也木簡之觚今文從瓠丹丹鉛總錄云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升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削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以為簡牘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以率爾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器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為簡起於秦漢以後夫子未嘗見之也

井

[illegible]易傳云井通也物所通用也[illegible]

長安東七輿里有雲山山頭有井雲從中出風井金井鹽井水井浪井粉井雲母井藻井一名方井腐井甘井沸井軍井家井

哀姜齊懷公女宗婦同姓

玄雲神棲崑崙　說文云八家爲井象構幹形又墨子云二舍共一井

風俗通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

南子

南子宋女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墮行吾聞蘧伯玉君子也以是知之公問之果伯玉也出列女傳　孔子至衛主蘧伯玉家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出史記

見小君之禮記

大夫之婦禮小君制大夫執贄以見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illegible]

井[illegible]井[illegible]井[illegible]井[illegible]井一[illegible]井[illegible]井[illegible]井[illegible]中[illegible]井[illegible]山[illegible]山[illegible]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註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見晏子傳

而見之。夫人[illegible]中[illegible]大[illegible]不[illegible]晏[illegible]不答。[illegible]由王也。[illegible]公[illegible]不[illegible]止。[illegible]夫人曰[illegible]公曰[illegible]夫人曰[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南子

風俗通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

又宮輪轉易之義 說文云八家為井[illegible]又孟子云三[illegible]共一井

顓頊娶鄒屠氏女生稱章卷章娶曰女嬌生黎及回黎與回代爲祝融於高辛之世回生陸終陸終娶鬼方氏妹謂女潰孕而不育三年啟其左脅三人出焉啟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第三者曰老彭

老彭

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國名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脅而出六人其三曰老彭封於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彭城郡今徐州至殷之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云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綏以德行不任以言見呂氏春秋

俗以素女術出於籛鏗考列仙傳鏗云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卧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鏗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爲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

正夢安靜而夢　噩夢驚愕而夢　思夢平時所思而夢　寤夢覺時所道而夢　喜夢喜悅而夢　懼夢恐懼而夢

制外樂不禁內情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
疾而隕命卽此類也。

夢

周禮春官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夢想自消

晉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卽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啖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卽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必無膏肓之疾

藝

賢人討中。養人道。時以說意。卽以正心。誦詩以見心。盡數以藝決變。

五禮吉禮十有二凶禮五軍禮五賓禮八嘉禮六

五禮 吉禮十有二凶禮五軍禮五賓禮八嘉禮六

六樂 雲門。黃帝樂 咸池。堯樂 大韶。舜樂 大夏。禹樂 大濩。湯樂 大武。武王樂

五射 白矢 射貫侯過見其鏃白也 參連。前發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 剡注。羽頭高鏃頭低剡然而去 襄尺。讓也君與臣射臣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 井儀。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

五御 鳴和鸞。和鸞皆鈴也鸞在衡和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 逐水曲。隨水勢之曲屈而不墜水御之變也 過君表。禮設車宮轅門謂君止宿險阻之處夾車以爲藩御車以其轅表門也 舞交衢。衢道也謂車在交道旋轉應于舞節 逐禽左。逆驅禽獸使就人君以射之也

六書 象形 日月之類象形體而爲之 會意。如止戈爲武人言爲信會合人意也 轉注。考老之類文意相受左右相注也 指事。如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處得其宜也 假借。一字兩用也

九數 方田。以御田疇界域。即今方與田地畝角之法 粟布。以御交貿變易。交是貿賣貿是典約變易是損換 衰分。以御貴賤廩稅。會官員俸祿多少之法廩祿也稅采地所出 少廣。以御積冪方圓。如今倉然以其器而知所積多少 商功。以御功積實。算其程域以入論會計其人工均算

按典籍所載束脩二字甚多大約如桑弘羊所說是以修治爲義如檀弓少儀穀梁眞作爲束脯矣

天子無客禮以鬯爲贄者惟用告神

纓繫纓拾射

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費）盈朒以御隱雜互見（盈多朒少隱雜互見因其所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寡）方程以御錯揉正負（作曆者用此通法除下零細截長補短湊使整齊）句股以御高深廣遠（橫爲句直爲股斜爲弦三者可互相求也如今曲直尺頭爲句尺梢爲股頭與梢盡處相去爲弦）

束脩

禮記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大夫無私交束脩雖微不以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乘壺壺也）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卑者曰賜尊者曰獻）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　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　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

執贄爲禮（證）

曲禮云凡贄（贄同摯）天子鬯（鬯釀秬黍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諸侯圭（圭命）卿羔（羔不失類）大夫雁（雁知時而飛有行列）士雉（雉有耿介且文飾）庶人之摯匹（音木鶩也）童子委摯而退（摯質於地不敢與成人爲禮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illegible]音[illegible]枳椇[illegible]榛似）

三軍何法法天地人也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為一軍

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八人夾道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又朝士掌外朝之法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朝士以中士為之條狼氏以下士為之

禮記三月繫

五兵

三軍

禮書云。周官大司馬。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

鞭

鞭。策。箠。皆馬撾之名。說文所謂驅遲者也。古者用革以朴罪人。亦以驅馬。故其文從革。書曰。鞭作官刑。此則施於民也。左傳曰。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則施於馬也。其後以竹代革。故策箠二文並從竹。蓋因驅策箠擊之義立名也。

齋

禮祭統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大事祭祀之）非有恭敬也（恭敬祭祀之）則不齋。不齋則於物

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
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無防也。物在外人故曰防 嗜欲無止也。嗜欲由中故曰止 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前言止而此言訖者止之而後訖也 耳不聽樂。聽樂則散 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不苟慮不苟動皆所謂防也 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精則不爲物所貳明則不爲物所蔽 故散齊七日以定之定於外 致齊三日以齊之。齊其內 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老子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尚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

戰

禮記孔子曰。吾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武經曰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

禮處之戰皆其門之辭役甚成列權無所施故爲各待其所處欲決于志力者也

陰陽四時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

人樂人[illegible]

成其大兵立成於天下武王曰善哉　孫子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而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疾

四氣調神大論篇云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之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醮醫曰是良藥也

傳人辨云季札聘魯請觀周樂魯有韶樂矣齊何以二十一年帥涓自傳適齊夫子亦是年適齊有韶曰此始

聞韶

儀禮解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挈壺方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漢書云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

肉

說文云肴雜肉也腌漬肉也膰宗廟熟肉也　穀梁傳曰脤者俎實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　釋名曰熟肉有骨者曰肴大臠曰胾

曲禮註曰肉帶骨曰肴純肉曰胾

伯姬孔文子之妻孔悝孔文子之子

衛輒

衛出公名輒蒯聵子靈公孫也靈公四十二年太子蒯聵先已出奔宋至是國人欲立其弟公子郢郢辭不立乃立輒晉趙鞅納蒯聵於戚

池輒立之十二年[illegible]

石圃衛卿石惡從子

古者見君必解襪

嗀音壑嘔吐也

懿子公文要也公有怨使人投其車於池水之中

奔晉蒯聵立是爲莊公（衛世家莊公蒯聵立……）年。趙鞅伐衛。攻莊公。莊公入於戎州。戎州人殺之。初莊公欲逐石圃。公登城以望。見戎州而問曰。此何地也。從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乃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遂與石圃共殺莊公。衛人立襄公（靈公之父）之孫般師。已而齊人伐衛。執般師以歸。衛人立公子起（靈公之子）。石圃逐之。起奔晉。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太叔遺（皆蒯聵所逐者）。○出左傳哀公十一年　輒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比襪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嗀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戟其手（提手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褚師聞之。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即彌子瑕也。衛以夏戊之妻帑賜之）。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彌子以所賜夏

優狡俳優之拳彌衞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

先君蒯聵也亂不速奔故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

今近魯邑魯弱故不足與○鉏近宋邑宋南近越鯆相鉤牢句踐方强故言有君

戊之女納于出公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女之弟夏戊之子也姊妹之孫爲從孫甥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使匠久不得休息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信近之故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太子疾蒯聵子也時已死故宮尚存鄄子士請禦之。鄄子士衞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君謂出公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出公嘗出奔以哀公十八年復歸安知異日不復反國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衆之方怒必不可犯休息而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齊晉界上邑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出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公出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問遺也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言不識其所出入。[illegible]僖公二十八年衞甯武子[illegible]子爲

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逐於[illegible]

子鮮獻公母弟鱄也子展鄭大夫公孫舍之也夷儀鄭地在魯襄公二十六年今君再在遜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國無強惟在得人則四方皆順從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出左傳哀公二十六年一後輒復奔宋卒於越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註

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猶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枕

僖今文遜宋

蔡邕警枕銘日旣能蹯蟄

潛德候靈，制器和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闓傾。

卦伏義所畫，有卦無爻。○彖辭文王于卦名之下，繫之以辭，以斷一卦之吉凶。○彖傳孔子所以釋經之詞。○大象孔子所係之詞。○爻周公所係之詞，以斷一爻之吉凶。○小象孔子所繫以釋爻詞之義。

釋名云，枕，臥所以薦首者也。　張紘枕箴曰，冠御於晝，枕式於昏，代作克用，幾已寧身，與寢有節，適性和神。

易　易者交易變易之義

釋名云，易，變易也。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又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代歷三古。　周易正義曰，伏羲重卦，周公作爻辭，此說與帝王世紀不同。又孔子作十篇，亦曰十翼。初卜商為易傳，至西漢傳之有能名家者，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又東漢鄭玄，魏王弼，並注易。施孟諸家，自漢及魏，並得立而傳者甚衆，至西晉梁丘施高三氏亡，孟京費書雖存而無傳人，王弼所注則費氏之學。

□之詩○小雅雅者正也小雅燕享之樂○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詞二者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周頌頌者宗廟之樂歌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於先王者也周頌乃周祀先王之樂○魯頌成王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于是有頌以爲廟樂[illegible]而

卜商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昔孔子删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三百五篇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見毛詩至義東漢鄭玄取毛氏訓詁所不盡及異同者續之爲注解謂之箋箋薦也言薦成毛意周禮大師掌詩六教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　文章流別論云王澤流而詩作成功奏而頌興

書

天子樂之者其所歎之事有禮教之遺意焉○商頌祀商先王之樂

虞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　咸有一德　盤庚　說命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周書　泰誓　武成　洪

釋名云書者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並亡。漢興濟南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漢文帝時欲立尚書學以勝年且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大學故晁錯就其家傳受之。伏生爲尚書傳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者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其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爲五十八篇見尚書序文正義安國書成後遭漢巫蠱事不行至魏晉之際榮陽鄭冲私於人間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汝南梅賾奏上始列於學宮此則古文尚書矣

禮

釋名云禮者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　三禮正義曰。周禮遵

[illegible]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

王獨闕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補之漢[illegible]
儒以爲非是不行至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始奏立學官
後鄭玄爲之注儀禮周衰諸侯僭禮惡其害己至漢高堂生所傳十
七篇惟士禮存焉後世推士禮以致天子之禮而行之至馬融鄭玄王
肅並爲之注解　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
子思乃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帝時博士作王制其餘衆篇皆如
此例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
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
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
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禮記有馬融鄭玄二家注馬注今亡惟鄭注行於世

葉公

道潔淨精微易教也恭敬莊儉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敬莊儉而不煩則深于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不知孔子聖人故問子路子路不對後知乃自責有責沈之○初太子建被讒出奔見殺於鄭楚平王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婦好無忌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嘗讒惡太子建王使建居城父守邊無忌又日夜讒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今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殺之太子亡奔宋又避宋華氏之亂於鄭鄭人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鄭鄭遂殺焉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無乃召之自貽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不為害人之事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言之所許必復行之不顧道理又求敢死之士殆有私乎殆私謀欲報仇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子西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白公邑名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讎子西弗許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illegible]

則深于春秋
者也
葉公子高微
小矩脩行若
將不勝其衣
然白公之亂
也葉公子高
入據楚誅白
公定楚國如
反掌耳出肖
子。昔者葉
公子高身讋
于長海而勝
于柱國定白
公之禰學楚
國之事恢先
君以撿方城
之外四封不
廢名不挫于
諸侯當此之
時也天下莫
敢以兵南鄉
蚩公子高食

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白公白公勝作亂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行險惡以圖徼幸所求無饜則人不安辟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釁而討之）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平王子啟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白公以惠王往之）石乞尹門（為高府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圉公陽楚大夫穴高府之宮而負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昭夫人惠王母越女也）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謂何不戴冑而進）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幾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是得又安）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民知脫於死亡其亦皆有奮發討罪）

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世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也出楚策子田古史葉公子高子自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興兵而入郢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智矣使葉公固惠王之從而身為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並存間言者哉然葉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

之心猶將旌表葉公以狗告楚國之人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見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箴邑尹名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助白公為亂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定公四年柏舉之敗二子有功最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白公之黨共匿其尸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沈諸梁兼令尹司馬。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於葉。出左傳哀公十六年初吳師敗楚師入於雍澨。子高之母與其弟后臧見俘於吳。后臧不待而歸。[illegible]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之也○此段出左傳定公五年

不語

按載鬼一車。近於怪矣。而必[illegible]以成遇。兩鬪如[illegible]虎。[illegible]於力矣。而

[illegible]

身存周之祀如是可以言仁矣

敢請桓魋享飲欲因請討之

言我自少長育向魋今長害我請卽救我於難

桓魋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向巢之弟向戌之孫初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言二國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公十五年）鄭人爲之城嵒戈錫（戍三邑以處平元之族）宋向巢（魋之兄）伐鄭（以鄭背盟故討之）取錫圍嵒鄭罕達（子皮之子）救嵒圍宋師向魋救之鄭子賸（音勝即罕達）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鄭遂取宋師於嵒以六邑爲虛（出左傳哀公二十三年）向魋特寵害於景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鞌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爲享公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公以七邑加魋魋偽若喜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私家兵甲之備盡往享所）公知之告皇野（司馬子仲）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

請瑞請符節以發兵也

曹哀八年宋滅以爲邑故魋據之以叛

左師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使皇野以乘車往迎向巢曰迹人來告迹人主迹禽獸者來告於公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雖以遊戲煩大臣野曰嘗私焉嘗試私請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向巢下拜懼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司馬子仲使君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請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音祈魋之弟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欲入攻君子車亦魋弟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大夫爲質不能亦入於曹取質不能得宋大夫爲質亦入曹劫取曹子弟而質之欲以自附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寧之何乃舍之舍曹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人止之與

曰寡人與子有言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致之於君而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子衛大夫）求夏后之璜焉（求其寶玉）與之他玉而奔齊（魋以他玉易璜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魋同）吳人惡之而反（牛與吳相惡而歸○出左傳哀公十四年）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釣弋

晉潘尼釣賦曰金鉤厲鉅甘餌垂芬衆鯤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鉤被執　文苑英華弋不射宿賦云禽之生兮擇其翔集弋為繁兮修其決拾飛則騁伎或離俎是求宿必表仁亦良弓用戢無欺其處閒必濟其不及豈慚殺而為心將好生而是急　張衡傳云蒲且以飛矰逞

（易曰王用三驅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殺麑卵不綱不射宿正此意也故魯焚咸丘春）

秋青之以爲涯獵者戒

巧詹何以沈鈎致精

互鄉

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

與進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陳司敗

司敗掌刑之官也

左氏傳注陳楚名司寇爲司敗

昭公

昭公名裯襄公之妾齊歸所生也襄公卒時太子野立三月而卒立裯

三易衰謂衰服三次敝壞而更易新者

踁叔孫家臣言貨所以藩衛其身何愛於貨不以免禍

三者謂忠信貞

[illegible]

在戚而有嘉容是爲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後其三十五年果欲殺季氏季武子[illegible]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知其不終也三十一年出左傳襄公（）元年正月昭公即位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時會於虢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將叔孫豹會欲殺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樂桓子樂王鮒趙文子名武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爲之請求貨斯請免其罪使請帶焉鄭指求貨以帶爲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帛示不相逆趙孟即文子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固請諸楚乃免叔孫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正其封疆因莒亂

伐趙武爲政
難盟主而修
好同盟故曰
禮
聘禮賓至郊
君使卿勞之

作中軍在襄
公十一年三
家各有一軍
家屬
國人盡屬三

也○二年春晉使韓宣子來聘（宣子韓起也）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
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
公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夏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
君使弓來繼舊好故曰汝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
請辭。致館（至晉將就館舍）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
辱大館。叔向（晉大夫）曰子叔子知禮哉○三年八月大雩旱也冬大雨雹
○四年正月大雨雹夏楚靈王會諸侯於申。公辭以時祭不往九月取
鄫（莒邑）莒亂著丘公（即去疾）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取之○五年正月舍
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
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勑施氏臧氏二家合諸大夫毀置之又一其令各）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但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後以）
（子弟之）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其二（簡擇取）二子各一皆盡征

羈莊公玄孫懿伯也

牟婁防茲莒三邑

謂女叔齊郚司馬侯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奸犯元年會號之盟陵虐小國伐莒取鄆利人之難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魯君食於三家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終始者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不知憂其所至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於晉愬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名鞅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是怠惰而欺之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莒人不設攻戰之備叔弓敗諸蚡泉魯地莒

籩豆之數加於常禮

落者宮室既成與賓客燕會以酒

宴好之而賜以大屈之弓或云寶金可

奔喪也(僚君臣異故也)○六年夏季孫宿(卽武子)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以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以加禮致懽)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秋九月大雩旱也○七年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彊(薳音委)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夢見襄公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之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今襄公實為昭公祖道昭公其將不行)子服惠伯曰行(魯君必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先君謂襄公)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孟僖子(卽仲孫貜)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享公於新臺(章華臺)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先夸魯侯)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公以所[illegible])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

言齊晉楚之將伐我人取之魯當薄諸三國而慎守此寶

平子即季孫意如

周公所歆享者義也魯殺人以祭是為無義

從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言君乃以大廟傳魯君　若其

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八年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紅魯地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境接宋衛也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九年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桓公四年狩於郎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郎今又築為囿此特見公之志荒○十年秋七月季平子伐莒取郠郠莒邑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將誰福哉○十一年夏五月。夫人齊歸薨齊歸昭公母胡女歸姓也大蒐於比蒲非禮也。君有母喪國不廢蒐故曰非禮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祲祥修好禮也。杜註云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晉大夫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姓生也言昭不思親祖不歸也。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佑叔向曰魯

爲魯国之政而不恤君母之喪是不畏君

爲費人所敗夫費季氏邑也南蒯欲去季氏以强公室以其費歸晉叔弓季氏之党故爲季氏圍取之振費費人皆叛季氏季氏欲見費人皆殺之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

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 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戚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不失國。○十二年秋。公如晉。晉昭公新立故往朝之 至河乃復。取郠之役。在十年 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慭魯大夫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秋。晉侯會諸侯於平丘。衛地 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忿訴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實多 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謂勿勤勞來盟 盖託謙辭以絶魯 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南蒯子仲之憂。南蒯南遺之子子仲卽公子其慭也事在十二年 庸可棄乎。棄忘也言魯新有憂民未忘 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

劉鉉南氏曰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季氏資之

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

祲妖氣也見於宗廟故以爲非祥祭也

氛惡氣也

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以用也言穆公若無治國之才能久有國乎喻其能答賦言其賢

何求而弗與晉人懼乃與盟晉人執季孫如意以歸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謂於和好不順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十五年春。將禘於武公戒百官。百官齋戒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咎在涖事之人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此云籥人蓋羽舞入而叔弓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去樂而終禘祭之事得禮之變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六年春公在晉。晉人止公夏公至自晉。九月大雩。旱也。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予之以君子喻穆公穆公賦菁菁者莪。亦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菽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盛饌伐鼓於社。社者羣陰之聚故伐鼓以責之諸侯用幣於社。社位上公故用幣以請救伐鼓以朝。退而自責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

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爲災

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一至長短極故相過

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有伐鼓用幣之事平子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百官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故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嗇夫主幣之官車馬曰馳步曰走皆馳取幣爲救日食備也此月朔之謂也。謂此建巳正陽之月朔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夏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從而問官。仲尼聞之。見郯子而學之。○二十一年。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故其災常爲水於是叔輒輒弓之子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公如晉。及河。鼓叛。[illegible]克之叛在十五年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公還。○二

道木蔽棧道也斷之而不絕之欲以陷邾師

周官鸜鵒不踰濟魯未嘗有來巢為異說者謂飛鳥得氣之先世將亂氣自北而南

鳥季公亥之兄平子之庶

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道武城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推斷木而蹷仆於地以絕邾師路）遂取邾師。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音綽）如晉。晉人執之。冬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二十四年。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左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秋八月大雩。旱也。○二十五年。鸜鵒來巢。師已曰。異哉。文王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鸜鵒來則公出辱）鸜鵒之羽。（羽飛貌）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季平子每歲買馬備之）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徵褰與襦。（徵求也褰袴也襦內衣也言平子每歲歸從者之衣屨）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言其遠而又遠）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昭公也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也代立故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鳥妻於齊。

叔父

公甫平子弟

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郈氏

老臧氏家之大臣

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思展季氏族與申夜姑三人共相治臣鳥之室 及季姒公鳥妻與饔人檀通而懼。懼三人討之乃使其妾抶音叱己妾以抶扑也使其扑抶撻也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其妻公鳥妹也曰。公若欲使余。欲使我以非禮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劫以非禮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遂殺夜姑。故公若怨平子。平子與郈昭伯之雞鬭。季氏介其雞擣芥子播雞羽以迷郈氏雞或云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郈氏為之金距。以金錯距平子怒而侵郈氏。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孫賜也會臧頃伯也與昭伯賜為從昆弟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今僅二人其衆皆舞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容先君之廟。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亦無[illegible]

懿伯名羈莊公玄孫

之指季氏

時公使昭伯往迎懿子故孰而執之

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柤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亦無勑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公不怒又使言果責又使柤如前言之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非柤所及公果自言知公願意乃自進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退之退之使去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請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昭子之臣鬷戾謂其眾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至於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昭子見公還

申豐汝賈二人皆季氏家臣

子猶梁丘據也

宰獻請于比公于大夫也禮者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之爵也請安請齊侯自安不在

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而居昭公。夏。齊景公將納之。命無受魯貨。魯大夫申豐汝賈以幣帛二兩(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縛一如瑱(瑱充耳也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臣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受之。言於景公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求納。卒於曲棘(在前年)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卒(亦在前年)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願君姑已之。景公從之。○二十七年春。至自齊。居於鄆。冬。齊景公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言用宴禮飲酒可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於乾侯(齊景卑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淹留憂恤在外國)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安於齊)其亦使逆君(言自使)使

大夫稱主君比公于大夫也

禮曰敝幃不棄爲埋馬也

以得陽穀爲喜且追思失魯之禍

公復於地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於鄆（得見晉侯故）齊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受）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爲齊所卑故復適晉冀見收）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馬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昭公子）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其初生時二母同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己共白公）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公爲）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三十一年晉欲納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卿謝罪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即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糞掃也夫人謂季孫

一乘入魯師言單車入于季孫之軍季孫必與君歸

巫馬期事孔子孔子將遠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兩巫馬期問

言晉既憂君君若一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之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納而不入何敢復與知耶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言且歸攝行祀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十二月公薨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全篇並出左傳

巫馬期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常與子路薪於轀丘轀丘名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轀丘之上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

命持雨具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姓從女○婦人稱姓如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芊是也

吳泰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娶于吳不昔子夫子自

歸孔子曰由何為借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期望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 出韓詩外傳

取吳

禮坊記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吳孟子

吳泰伯之後魯周公之後皆姬姓也昭公娶於吳以其同姓而諱之故不曰吳孟姬而曰吳孟子哀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 不赴告同盟 故不稱夫人 不稱夫人故不言葬 不反哭 不反哭於寢

此後取者迭不告于天子天子亦不命之

永長也長言之也

商者剛次故[illegible]

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爲夫人喪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音問喪冠也放絰而拜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

按魯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宋。桓公以下娶于齊。故若文姜。若成風若敬嬴若定姒皆異姓也而昭公以媚吳故藉寵于内主之賜不顧亂倫無禮甚矣。噫鄫由叔姬鄭由鄭姬亡也忽焉可不愼歟

歌

尚書曰。詩言志歌永言。　蔡邕月令章句曰。歌者樂之聲也。　山海經云帝俊八子是始為歌　爾雅曰聲比於琴瑟曰歌徒歌曰謠亦謂之咢謂無絲竹之類類獨歌之也　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句曰謠　樂記曰子貢見師乙樂官名而問焉曰。賜聞歌聲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

柔為剛齊音柔故性之剛決者宜歌之而終至於柔遜

倨微曲也

句甚曲也

神祇考工記曰作其祝號周禮觀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齊號六曰幣號神號者皇天上帝是也祇

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言歌聲之高者如抗舉下者如隊墜也曲如折止如槀木折折旋槀木槁木也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禱

說文云除惡之際而後會福之祭而禬告事求福曰禱禱雨為雩禱晴為禜　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天鬼神祇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誄

號若后土地祇是也

周制大夫以上有謚士則有誄禮檀弓。魯莊公及宋戰縣賁父死之公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註云誄之爲言累也累其平生實行爲誄而定其謚以稱之也又曰凡作謚者先列其平生之實行故爲誄

荊者楚舊號以州言曰荊蠻者南夷之名並舉曰荊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古荊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以[illegible]號

泰伯

吳越春秋云古公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季歷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托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因其俗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爲勾吳（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吳名始於泰伯前此未有吳號）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于泰伯泰伯辭不受故曰三以天下讓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

范甯解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失耳

義考歷皆以字爲名則俱以長字爲贊仲古今人表繫之於周王

讓

按歷代讓封者有十家夷齊子臧季札韋玄成丁鴻劉愷馬恢耿國衛

璀　說文引詩至于太王實始戩商戩福也言始受福于商也若云翦

者滅之太王何嘗思滅商乎楊升菴辨之最詳

詩云戰戰兢兢小雅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從善而作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止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

謀猶亦孔之邛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無日而止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

病也潝潝訿訿潝潝相合訿訿相詆也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

定乎我龜既厭不告我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卜筮數則瀆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

回邪遹僻也

邛音窮病也

底至也

韓詩外傳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夫

刖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

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早而層巢其巔漁鼈以淵爲淺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

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哀哉爲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亦何得於道路哉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潰遂也於成。言今之爲猶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膴大也多也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艾同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有否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水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爲憂也故戰戰兢兢云云懼及禍也

孟敬子

孟敬子名捷武伯之子魯大夫仲孫氏也魯悼公之喪哀公子季昭子問於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

熟麥曰麷枲實曰蕡熬稻曰白熬黍曰黑形鹽築鹽膴牒生魚爲大臠也鮑以魚於福室以糗乾之也鱐析乾之也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合蒸曰餌

者[illegible]

疾而往問之蓋將欲有所聞也。

籩豆

爾雅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　事物紀原曰籩以竹爲之以薦果核可容四升豆以木爲之以薦葅醢亦容四升皆始於夏后氏也　禮器圖云籩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闊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周禮太宰籩人掌四籩之實四籩見下朝事之籩其實麷音豐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是薦朝事之籩　饋食之籩其實棗栗音桃乾橑音老榛實。王薦熟后亞獻於是爲饋食之籩乾橑乾梅也榛似栗而小者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菱芡栗脯王酳尸后於是薦加籩重言菱芡栗脯者四物爲人籩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既酳尸后於是薦羞籩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房中之羞　凡籩事掌之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illegible]

餅之曰餈　臡音泥　麇音君麕同　蠯音拼　箈音臺

醓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醓肉汁醢肉醬有骨為臡無骨為醢昌本昌蒲根也麋麋鹿之大者菁蔓菁也茆鳧葵也麇麞屬也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脾析年百葉也蠯蛘蛤也蜃大蛤也蚳蟻子也豚拍豕肩也　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深蒲蒲始生者箈箭萌筍竹萌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食以酒酏為餅也糝食以肉與米合為餅而煎之也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禮亦如之　禮部韻註云興祖部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自一鼎至九鼎皆奇數自六豆至十六豆皆偶數鼎俎之實天產屬陽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籩豆之實地產屬陰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取不一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

褻味人所常食

六尺之孤

留青日札云周六尺之孤周制國中七尺野外六尺皆不從征

周禮地官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七尺謂年二十也六尺謂年十五也又韓詩外傳云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者也其年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

狙公善養猿猴之人故號狙公○茅栗也亦云橡子也

帝王紀云修已見流星貫

重遠

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是借輕以喻重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借暫以喻久也總之仁為形上之道故可輕可重可近可遠

朝四暮三之術 詐

列子云宋有狙公愛狙養之成羣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怒俄而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

師摯

師摯魯太師也一名乙以其工琴又謂之琴摯

禹

伯禹夏后氏姒姓也名文命字高密帝顓頊之後父鯀娶於有莘氏之女曰志是為修已孕歲有二月堯戊寅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生禹於僰

月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折而生禹

東嶽泰山在兗州西嶽華山在華州南嶽衡山在衡州北嶽恒山在定州中嶽嵩山在山西

辛日娶至甲方四日卽行

音北道之石紐鄉。長於西羌。爲西夷之人。出世紀 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岳咸舉之。舜進之堯。堯命繼鯀治水。禹思拯天下之溺。且傷父績不成。循江泝河。盡濟暨淮。勞身焦思。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以求秉德之士。出通鑑前編 乃按黃帝中經歷。謂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其巖之巔有書。覆金簡。青玉爲字。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書。悟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 始於霍山。迴集五嶽。巡行四瀆。江淮河漢是也 與益夔共謀。所過名山大澤。召其人而問之山川脈理。鳥獸昆蟲之類。與夫殊國異域土地里數。凡諸所有。使益疏而記之。名曰山海經云。出吳越春秋 禹三十未娶。行至塗山。國名今鳳陽府 娶塗山氏之女曰嬌。禹治水見塗山之女禹未之禮而巡狩南土塗山……

蝘蜓一曰蜥蜴一曰守宮

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一曰龍西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

弱水出張掖删丹縣禹貢謂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

三孕時役行流水十月女憚生子居則明而注言性大度土功弗創也

出通鑑前編 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予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蝘蜓也禹顏色不變須臾俛首低尾而去出通鑑前編 南到蒼梧見縛人下車拊而泣之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泣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為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也故泣之悲耳出說苑君道篇 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域西延積石在金城西南 南踰赤岸北過寒谷燕地有谷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故今名黍谷 徊崑崙察六扈脈地理銘金石瀉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瀆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海畔之山 疏九河於潛淵開五泉於東北鑿龍門山名在河東之西界 闢伊闕山名 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成賦聲教四訖其詳具載尚書益稷禹貢諸篇 堯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

芥投之則委靡墊沒爰底而止故曰弱水

商均舜之子

安邑屬平陽府

防風後至禹戮之

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即十二州及舜受堯禪，薦大禹。改官司徒。癸酉五十載舜崩。禪位於禹。禹服三年喪。形體枯槁。面目黧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禹不得已。踐天子位。都安邑。以土德王。正建寅。封有功。爵有德。東巡會諸侯於塗山。禹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雲中甲馬千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紅綃抹額禹問之對曰此抹額蓋武王之首服皆佩刀以爲衛乃海神來朝也一日風伯雨師後秦始皇巡狩海濱亦有神來朝皆戴抹額緋衫大口袴以爲軍容執玉帛者萬國。二歲皐陶薨。薦益於天。三歲考功。五歲巡狩。八歲巡江南。戮防風氏。癸未八歲。禹年百有六歲。壽崩於會稽。因葬之。今會稽山有禹冢云。

五人

仁山金氏曰。禹爲司空。平水土。稷爲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饑。契爲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皐陶爲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爲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爲民害。

帝王世紀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于內生太子誦

堯年十二初封陶侯徙封于唐摯在位不善而唐侯德盛九載癸卯諸侯尊堯爲天子號陶唐氏

述異記云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靈祠帝舜南巡葬于九疑民思之

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妃太姒也雝詩曰亦右文母

邑姜武王后太公女也

唐

唐國名堯始受封於陶後徙國於唐由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有天下之號帝王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晉水括地志云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平陽河水一名晉水

虞

虞國名舜始居之以爲氏堯封之虞以爲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爲號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在上酈元注水經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於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國所封之

而立祠

勿軒熊氏曰雍州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太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荊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與兗冀同

邑杜預云舜後諸侯也又越州餘姚縣顧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餘姚縣西七十餘里有漢上虞故縣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界東十三里孝經援神契云舜生於姚墟按二所未詳也

荊梁雍豫徐揚青兗冀註

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自東河至西河）河南曰豫州（自南河至漢）河西曰雝州（自西河至黑水）漢南曰荊州（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江南曰揚州（自江南至海）濟河間曰兗州（自河東至濟）濟東曰徐州（自濟東至海）燕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齊曰營州（自岱東至海此蓋殷制○按幽州即梁州營州即青州也）

[illegible]

白虎通云[illegible]者何謂也鈇者莝也行以斧鉞何所鉞也示有事因以討

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祭服謂之韍其他謂之韠韠各從裳至韍之色皆赤天子韍朱諸侯黃朱大夫赤大夫以上冕服皆有韍第冕制有韠甲耳○君祭以冕服朱衣纁裳大夫祭以朝服緇衣素裳士祭以玄端則雜裳可也

古今注牛亨問冕旒稱繁露昔何也答曰綴而下垂

管異章君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大夫蔥衡中以深淺爲異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昔先王衣羽皮韍字從韋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 書益稷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會與繪同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日月星辰取其明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六者繪於上衣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繡紩也紩以爲繡也六者繡之于裳 禮明堂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周龍章虞氏以韍無文飾夏則畫之以山服韍之以火周人加龍以爲文章 玉藻云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蔥衡此以命服之多寡定韍服之制緼青黃色也幽黑色也衡佩玉之衡也蔥青色也

冕

釋名云祭服曰冕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 三禮圖云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表又曰漢叔孫通

如露之多故曰繁露

世本云胡曹作冕注胡曹黃帝臣也黈冕服起于黃帝加飾起自唐虞

制禮多依周法冕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用白玉珠各十二旒三公九旒青珠中二千石七旒黑珠　通典云黃帝作冕垂旒者示不邪視也黈纊示不聽讒也又隋書六等之冕皆有黈纊黃綿爲之其大如橘　禮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皇收冔皆冠冕之名　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故曰玉藻邃深也延冠覆也玄表而纁裏

溝洫

地防地脈也造溝之法必順脈理若逆地脈則不行矣

實讀爲停

周禮考工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凡溝逆地防音勒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遜同謂之不行謂水之所注若不順理則不行矣稍溝三十里而倍廣稍溝關溝也水行三十里則之遠則其末之廣必凡二寸謂之鑿斥丈參五積水不流者若欲行之必委蛇紆曲

水必漱齧之而無壅

前漢書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氏云此項橐也

春秋時有項橐七歲爲孔子師

韓非子曰凡御之所貴馬体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造速致遠

溉矣　欲爲淵則不於矣知如矩折之處開放深也[illegible]

者水漱之

達巷黨人

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橐也

執御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于足應之于心推于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内得于中心而外

麻冕績麻爲布以爲冕蓋古人不胆于繁纏以布爲冕俱以粗細色素爲吉凶以縷數爲差等八十縷爲一升祀朝服十五升布冠倍之吉服冕冠以三十升極細之布爲

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于銜應之于轡得之于轡應之于手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閒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回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出列子

麻冕

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孔子曰麻冕禮也

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　註

朱子曰八十縷爲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以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難得古尺尺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　胡氏曰麻績麻爲布冕冠上版也

緇素質未染故曰純也

臧一話腴云拜亦多儀矣晉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蓋尊師傅如此非伏地

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　胡氏曰麻縷麻為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　雙峯饒氏曰前漢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都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　仁山金氏曰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豈註疏相傳之誤耶

拜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𢷎拜同拜之儀一曰稽首拜而頭至地也二曰頓首拜而頭叩地也三曰空音控首拜而頭至手也四曰振動戰慄變動之拜五曰吉𢷎吉事則拜而後稽顙也六曰凶𢷎凶事則稽顙而後拜也七曰奇音幾𢷎一拜八曰褒音報𢷎九曰肅𢷎俯下手也

而拜也故曰古者君臣相拜答非也但稽首也

乃升成拜　註

禮燕義云。君舉禮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則君上之禮也。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媵爵以酬賓賓旅酬於西階上此謂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特賜臣下之爵也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賓升而成拜謂復再拜稽首也

孔子遊于宋匡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

畏匡

地道記云。長垣南十里。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厄。　路史云。匡都也。本衛邑。中屬晉。今扶溝有匡城鄉匡亭。而匡故城在焉。　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

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歸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然凡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莊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太

豎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尅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反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矣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　馮厚齋曰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尅御匡人識尅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五日弟子懼故曰文王旣沒云云

大宰

左傳公會吳子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焉　子貢見吳大宰嚭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大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大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賜其猶一累壤也大宰曰然

宰名官若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大宰嚭宋有太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何帶爲太宰平公卽位之歲距孔子適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黜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

則子有所罰也對曰天下有大權而子獨不取焉不識誰之罪也（出說苑）

琴牢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爲友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言行無所據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悅生不惡死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徒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又惡知死生先後

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斷宗魯之肱因縶中公孟之肩

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出莊子大宗師篇）又與宗魯友衛齊豹（衛司寇）見宗魯於公子孟縶（靈公之兄）以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宗魯曰吾由子而事公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是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周猶終也）而歸死於公孟可也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而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人之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不以回事人（知難不告以邪事人）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非禮）琴張乃止（出左傳昭公二十年）

鳳鳥

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

春秋孔演圖云鳳鶉火之禽陽之精惟德能至神鳥也羽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格物總論云雄曰鳳雌曰凰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群鳥隨之。六帖云鳳有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鳳有九苞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屈伸五曰色光彩六曰冠矩朱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户　韓詩外傳云黃帝即位宇内和平未見鳳凰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禮足履文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往則安來則喜游必擇所饑不妄下。黄帝於是乃服黃衣戴黃紳戴黃冠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梧桐樹食竹實沒身不去

河圖

七居上一六居下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黃帝夢兩龍授圖乃齋詣河洛求之有大魚泛白圖浜流而上帝跪而受之又運斗樞舜以太尉即位臨觀於河有黃龍五采負圖置帝前蹔音帝入水而去　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圖龍發洛書龜感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疇是

齊衰 附五服

禮閒傳云斬衰三升。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四升五升。六升。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降正義同用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之縷蓋十五升者朝服之布其幅之經一千二百縷也今緦布用其半六百縷爲經是去其半也有事其縷者謂煑治其紗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其布而即以製緦麻也

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楊升菴曰古象三畫均為玉三畫近上為王王加二曲于旁為重音粟治玉之工周禮玉人

卓爾

或問屢空之樂楊子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茲其所以為樂也歟

美玉

玉書云有山玄文有水蒼水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若雞冠黃如蒸栗　逸論語云玉十謂之匯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也璑三采玉也玲瓏琤瑲玉聲也璬玉珮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　禮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音田)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音貴)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又五經通義云玉有五德溫潤而澤似智銳而不害似仁抑而不撓似義有瑕於

漢公玉帶其後也自篆改爲隸後人皆不識玉字矣

選論語云子欲居九夷從鳳嬉鳳遇亂則潛居九夷也

內以爲方炙以作玉之如此復神　山海經云[illegible]

曰瑤碧之玉也稷澤之山及鹿臺之山其上多白玉瑜次之山多[illegible]瑜之

玉泰冒之山浴水出焉其中多藻玉峚山之上丹水出焉其中多玉

膏其源沸湯黃帝是食玉膏之所出五色乃清五味乃馨栗然精密澤

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龍首之山若水出焉其中多美玉放皇之山明水出焉其中多蒼玉平

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

九夷

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

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後漢東夷傳云夷有

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曰玄菟樂浪

高驪滿飾鳧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鄙

賦彤弓而武子不答賦之王而覲叔不拜雅失其所也歌蓼公而廣牡誰荐歌彤弓而孝子譏緩頌失其所也故知正樂之功大

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義之盛至設鐘鼓以後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此章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此言凡飲酒

雅頌

文選卜子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雅奏之朝廷頌奏之宗廟不言風者列國多不正之風即二南亦房中之樂也。

不爲酒困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

詩小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列也殽核維旅陳也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張也弓矢斯張射夫既同比其耦也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進也衎樂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大也盛也錫爾純嘏福子孫其湛耽其湛曰樂各奏爾能進各酌獻尸賓載手仇手挹酒也室人入又復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祭時也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

此言極言醉者之狀是害其德而無復有儀矣

此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無至于怠乎

是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也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常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尤也側弁之俄頃貌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安得從而告之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從也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世無童羖而醉者妄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晝夜

天文纂曰日之所麗曰晝晝陽也月之所麗曰夜夜陰也總合乎二時而為一晝夜也

苗

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曰禾

韓詩外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江河之濫以其能行百川也今汝衣服既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揖如也

歲字從步從戌從步者躔度之行可推

縕袍

禮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纊新緜也縕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緜謂之繭用舊絮謂之袍　朱子曰袍謂夾衣有緜有胎底　趙氏曰枲著則雜用枲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裝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　漢王續傳續舉縕袍以示人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

不忮不求二句衛風婦人以君子從役于外憂其遠行冀其善處而免患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歲

說文云歲木星也取其歷越二十八宿宣徧陰陽一年行一次而四時功畢故曰歲　爾雅云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

至戌而周天也　左傳元冥北方之官司寒者也藏水以享之國語火見而淸風戒寒月令季冬大儺出土牛以送寒氣

伊尹佐湯放桀名曰阿衡

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大歲在寅曰攝提格格起也歲在寅正月日中出東方爲衆星之紀衆星以攝提而故者也萬物承陽而起也在卯曰單閼單盡閼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也在辰曰執徐執蟄徐舒也言伏蟄之物皆敷舒而出也在巳曰大荒落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也在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盛壯也在未曰協洽言陰陽化生萬物和合也在申曰涒灘言萬物吐秀傾垂之貌也在酉曰作噩言萬物皆芊蘖起之貌在戌曰閹茂閹蔽茂冒也言萬物皆蔽冒也在亥曰大淵獻淵深也大獻萬物於天深於蓋藏也在子曰困敦混沌也言萬物萌混沌於黃泉之下也在丑曰赤奮若奮迅也若順也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若其性也載歲也夏曰歲取歲星行一度商曰祀取四時一終周曰年取禾一熟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大唐西域記云日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黑前白後合爲一月。六月合爲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爲一歲

權

壽

周公相武誅紂名曰逆衡皆所以合權也故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

淮南子曰春爲規夏爲衡秋爲矩冬爲權權急而不羸殺而不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萬物乃藏

詩疏云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鄭箋云承花者曰鄂不當作柎華下有鄂鄂下有柎華鄂相覆而光明韡韡兄相順而榮顯

唐棣

埤雅云唐棣一名移凡木之華必先合而後開惟此先開而後合物類相感志云生江南山谷中樹潤無風葉自動

鄉黨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禮曰父黨無容

宗廟朝廷

記曰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又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

擯

周禮秋官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國

一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相見從之閒曰會[illegible]謂門介主副曰擯

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儀賓立於庫門即大門外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闑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遞遞傳之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

一命受職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而授其所在之職○再命受服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

上公九命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秋官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就冕服九章

再命而授以所位之服○三命受位王之上士與公侯伯子男皆三命而授之以牧使之臨民○再命受器王之下大夫與公之孤皆再命而授以祭器有不待于假○五命賜則王之大夫出封加一等始賜以畿內之都鄙而治以八則○六命賜官王之卿六命封爲子男始許之建官以治家邑○七

華蟲火宗彝五章畫之於衣藻粉米黼黻四章繡之於裳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自華蟲以下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自宗彝以下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三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此自公以下五者之擯皆用命數之半

公門

諸侯有三門皆謂之公門此所謂公門乃孔子入朝處蓋應門也曲禮云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蓋公門尊嚴不輕入也又考工記云廟門容大扃七個扃關鼎也大扃長三尺七個其長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三個小扃長二尺三個長六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乘車其廣三丈三尺大寢之門不能容應門二徹三個應門朝門也二此言天子之門而諸侯之門或狹於此然其制有

一命始為諸
侯建國立社
○八命作牧
諸侯有功德
則加命為九
州牧○九命
作伯長之上
公或諸侯有
功德則加命
為方伯得專
征伐也
朱子曰棖如
今衮通相似
闑當中礙門
者今城門有
之古人常掩
左扉人君多
出在門外見
人常根闑之
闑為君位中
門云者門中
有闑兩旁有
棖中間謂棖

中門、閾

爾雅云棖謂之楔註云門兩旁木蓋門有二扉其兩旁有長木謂之棖。門之中有一短木謂之闑又名橛左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闑東棖西右扉之中。在闑西棖東以內視外面言也從門以向堂為主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之道古人常掩左扉惟以右扉出入故玉藻云闑門左扉立於其中謂右扉之中也又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又覲禮鄉飲大射禮俱云卿大夫皆入門右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者所謂右自外而視之者也。故燕禮註云。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所記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入不敢由此。必近闑東况敢中門而立乎。 僥倖

峯曰中間有闑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為右入以闑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闑之中但挨闑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爾雅云柣謂之閾郭璞孫炎皆注謂門限邢昺云經傳諸子註皆以閾為限謂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俗謂之地柣過而履之近於輕佻故曰不恪。

閫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王藩所謂闑門外屏立於其中是也

位

周禮云司士正朝儀之位禮記曰立而無序則亂于位家語曰列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侯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禮疏云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也亦曰斧依依一作扆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

日朝有諸國語曰路位著以敬其官久曰位宁有官司之與朝者所以著其位者也人君之行也過位然後登堂其人也過位則下人臣過此必加敬也

陛堂其內朝升堂是由階而升堂上此時立祀已畢而時命升堂諮詢政事也

屏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爲不同耳朱子謂人君宁立饒氏謂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是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是也屏制何如蓋樹小牆於當門以蔽內外也

堂

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解見雜徹章 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高九雉公侯七雉子男五雉雉長五丈 論衡云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帝王世紀云武王入殷登堂見美玉曰誰之玉也或曰諸侯之玉也王取而歸之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矣 曲禮曰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武足迹也 一云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 郊特牲云

聘人以圭問人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礼圭公九寸上端不過捍下端不過段故圭首與統總乎圭末有磨礱間

詩曰琢磨圭璧

尚左手行不衆足車輪曳踵

儀礼云賓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凡執玉無藉者襲藉謂繅也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

執圭

說文云圭瑞玉也上圓下方　禮記曰諸侯以圭爲瑞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爲瑞節子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以西鎮之山爲瑑飾取其鎮安四方公執桓圭雙植曰桓取其強植自立侯執信圭信音伸信圭象人形而直其身取其尊而不屈伯執躬圭象人形而僂折其身取其卑而不倨子執穀璧瑑穀於璧取其能養人男執蒲璧瑑蒲於璧取其能安人　秋官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長九寸繅藉九寸以繅組而成藻飾所以藉玉也長與圭同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諸侯執躬圭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諸男執蒲璧如諸子之禮　聘禮云使者載旜以受命於朝君朝服南面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賈人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君左授使者使

奉承以二手仰手當心提挈以一手屈臂當帶

白帖云享以成礼是敎恭儉○又云享以用璉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飮肴乾

者受圭垂繅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授圭屈繅出又曰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公側襲受圭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據此自我國稱使自他國稱賓而孔子執圭或爲使或爲上介不可知已

平衡 註

曲禮云凡奉上聲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音妥之士則提之

縮縮

禮玉藻云執圭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踵足後跟也舉舉前趾拖曳後跟行不離地也

享禮

聘禮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又云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若有言則以束帛 覲禮云侯氏取圭升致命降階拜擯者延之升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庭實唯國所有 禮器云大饗其王事三牲魚

則不食言務行礼也

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　郊特牲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衆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德性也　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合諸侯之好

人臣從君朝覲則不敢私覿恐其貳君也

私覿

郊特牲云朝覲大夫　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紺緅

釋名云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孔文緅或作爵論文緅爲青赤色紺爲深青色則紺黑于緅與爵頭之徒謂纔入黑則爲緅不可考也

閻氏曰紺玄色緅淺絳色孔氏註一入曰緅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註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俗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成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謂爾雅云一染謂之縓今之紅也再染謂之赬淺赤三染謂之纁凡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歟今孔氏云一入曰緅未知何據又云緅者三年練服則似讀緅爲縓按檀弓云練衣黃裏縓緣註云只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喪服也又云紺爲齊服盛色者說文云緅帛深青揚赤色是紺爲青赤色齊服也皆不可爲袖領緣飾許謙氏曰按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縓再入曰赬三入曰纁四入曰朱五入曰緅六入曰玄玄即紺也七入曰緇經所謂不以紺緅飾者則齊用玄衣已明緅在朱玄之間則自赤漸變黑者但不知此色本爲何用而決非練飾之緣矣　今按爾雅與考工記皆不言四入六入之色然士冠禮有朱紘之文鄭注云朱則四入普

服考 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鵔鸃而朝趙國化之君子[illegible]民之所風也故青帝堯舜垂衣

是更以纁入赤汁而爲朱也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卽黑色也纁若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矣若更以此紺入黑汁則爲緅所謂五入爲緅是也紺緅相類之色若更以此紺入黑汁則爲玄是六入爲玄故士冠禮註亦云玄六入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爲緇是七入而爲緇玄緇亦相類之色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也然則紺蓋四入之色而邢氏許氏以玄卽紺似謬

紅紫

禮書曰青赤玄黃白黑正色也綠紅碧紫纁緅紫間色也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剋者相生爲正色相剋爲間色故甲己合而爲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剋土故也丙辛合而爲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火剋金故也乙庚合而爲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剋木故也丁壬合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剋火故也。齊黃龍云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

釋名云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紫疵也非正色正色之以瑕疵惑人者也

月令孟夏之月天子始絺孟冬之月天子始裘○曲禮云爲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

紫蓋不待制度盡變於拓䟦魏而其色亦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杜佑云以紫緋綠青爲命服昉於隋帝巡遊之時而其制遂定於唐然夏侯勝謂取青紫如拾地芥楊雄謂紆青拖紫則漢時貴官之服已尚青紫非始於魏與隋也今考漢制百官服並無服青紫者豈漢時章服尚玄而青紫乃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可得服耶不然何勝雄之致羨也夫謂紅紫不以爲褻服則當時褻服或有用紅紫者而孔子獨不用耳。

絺綌

財貨源流云絺綌皆葛爲之精曰絺粗曰綌。　周禮地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財於山農　詩周南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按鄘風君子偕老章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註云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以展衣蒙

二巾上緇下絡皆黃綿面皴絡。說苑云綿綿之蔓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綌良工不得枯死于野

絺綌而爲之繼袢所以自斂飾也夫展衣者裏衣也裏衣蒙於絺衣之上則絺衣之內必有中衣以表絺衣也綌乃粗葛而縐絺則葛之極細靡者然朙詁表絺綌。縐絺綌在外也詩蒙縐絺縐絺在內也說文云袗立服也若以絺綌染爲立服即當爲表不宜別有襲衣以蒙之矣

緇衣羔裘

埤雅云大日羊小曰羔羔性羣而不黨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于朝故古者以爲朝服詩日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言日出有曜然後見其如膏且亦聽朝之時

舊註以羔裘爲朝服詩鄭風云羔裘如濡註云羔裘大夫服也檜風云羔裘逍遥註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唐風云羔裘豹袪註云君純羔大夫以豹飾也夫鄭風唐風以羔裘刺在位之臣而檜風則大夫賦羔衣以憂其君者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又鄭風緇衣註云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蓋卿大夫朝君畢則退而去朝服惟著羔裘上之緇衣也又周禮司裘云掌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註云大裘黑羔裘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註云卿大夫助祭於君之服是緇衣羔裘

說文云麑子曰麛又曰麑鹿一歲曰麛二歲曰麑三歲曰麋○禮書云麛之爲也善接其類而麛先出子天性故先王取焉聘禮曰麑裘皮弁然則皮弁素積而麑裘素色以裼之則絞衣素衣也○組而見裘曰裼掩而充裘曰襲古者所貴不過狐白裘而

又爲祭服矣

素衣麑裘

邢昺氏曰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按聘禮疏云諸侯與其臣視朔及行聘禮皆服麑裘但君之麑裘以麛爲褎臣則不敢純如君用青豻褎其裼衣君臣亦有異者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爲裼君聘禮君臣同用麑裘但主君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然君臣視朔既可以同裼而行聘獨不可以同裼乎玉藻註云絞蒼黃之色則非可以稱麛色矣孔子素以麑裘蓋用以朝朔而非行聘也玉藻麑作麛而聘禮註引論語亦作麛裘按韻書麛與麑俱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黃衣狐裘

邢昺氏曰此大蜡息民之祭服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

已後世有黠貂青鳳鵰鴉雄頭鶴氅之侈此不可與言禮也○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工助溫也古者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禽獸衆多獨以狐裘取其轉變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謂之三德

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飯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皮弁素服而祭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民以休息之事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按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註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郊特牲既云皮弁素服而祭蜡矣又云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是蜡祭之後始爲息民之祭息民臘先祖五祀故謂之臘祭是黃衣乃臘祭之服也月令云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割社於公社又云臘先祖五祀夫祈與臘不同然則皮弁素服而祭祈來年於天宗者蜡祭也黃衣黃冠而祭臘先祖五祀者臘祭也蜡以息老臘以息民閒者

玄中記云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字林曰貉似貍其營窟與貛皆為曲

於十二月節夏正建亥之月左傳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與蜡同月也然蔡邕獨斷乃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鄭玄注月令臘先祖五祀乃云此周禮所謂蜡也故註論語者遂以黃衣狐裘為大蜡息民之祭服豈知蜡臘祭服不同哉

狐貉

說文云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　詩義問曰狐之類貉貒貆也貉子曰貆貆形狀與貉類異世人皆名貆貉子似貍　埤雅云狐性善疑貉性好睡又皆藏物故狐貉之厚以居　詩豳風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鄭玄注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狐狸以供尊者夫書傳多言狐裘而未嘗言貉裘據豳人取狐狸為公子裘取貉自為裘豈非貉賤而狐貴乎

穴以避雨暍亦以防患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修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能決嫌疑即佩玦是以見其佩即知其能

春秋傳曰改玉改步則改天子至士步固不同而玉亦異公玉貴莫如白賤莫

佩

釋名云佩倍也言其非六物有陪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觿礪之屬也　蔡邕毛詩疑字議曰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物則字從玉　禮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徵角爲陽宮羽爲陰陽主動陰主靜蓋佩所以爲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與）趨以采齊（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之時歌采齊之詩以爲節）行以肆夏（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歌肆夏之詩以爲節）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進而前身略俯如揖）退則揚之（退而後身微仰故揚）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鈴也）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玉（世子在君所）左結佩（結墜左佩之綬不使玉有聲示不敢表有如玉之德也）右設佩（觿燧之屬設之於右小有服役以奉事於上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此皆謂世子）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爵韠爵色之韋爲韠也）凡帶必有佩玉雜佩者佩玉有衡牙（前後觸璜而爲聲者所觸之[illegible]）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以象君德之
□水蒼以象
臣職之勤也
玄水蒼其文
也瑜與瓀其
質也瓀或作
瓀以多石故
也玟或作珉
以賤故也

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以玄色之組爲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瑜美玉）士佩瓀玟而緼組綬（瓀玟石之次玉緼赤黄色）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內則云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音逝）大觿木燧

帷裳

合璧事類云
裳下飾以羅
爲表絹爲裏
其色天子諸
侯朱大夫素
士玄黄裳之
雜色也凡七
幅殊其前後
前三幅後四
幅玢四章藻
粉米黼黻于
其上諸即裳

釋名云帷圍也廣雅云帷幕帳也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制如深衣之類必有殺縫故喪服之制裳內削幅（削猶殺也）蓋朝祭法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上下齊闊猶今之裙然襞積是今之衣摺以入身之腰爲小故以腰之兩傍摺之使狹以就腰爾殺者斜裁其幅而倒合之使上狹下闊以就腰而有縫也殺則無襞積以其斜裁也不殺則有襞積以其用正幅也　白

按釋名褰也謂連拔褰幅而爲之

虎通曰所以名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彰也所以隱形自彰閉也　饒雙峯曰要半下。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訓　金仁氏曰襞者襵也積者疊也要中有幅多而闊須襵疊令狹而就身此所謂襞積也

酉陽雜俎云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棄中野祀貫弓而弔以歔鳥獸之害

弔

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吉月

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吉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

事物類考云三代以來襚有明衣唐按[illegible]

明衣

禮書云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不襞積衣之長

今仍舊不改
已

丹鉛總類曰儒書以精鑿論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一石五斗爲毇得四斗爲鑿得四斗爲精精之字從米爲又從靑爲声古文作晶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

祀大傳云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

也下牀與要廣者異矣裳之長也及足趾與覲見膚者異矣

食不厭精

春秋運斗樞云粟五變而蒸飯可食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　闕津九章云粟飯五十。糲飯七十稗飯五十。鑿飯四十八御飯四十二。　風土記云精折米十取七八朱子謂精爲鑿鑿與糳同說文云糲米一斛舂九斗爲糳釋名云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則精糳異矣

膾

禮少儀云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聶之爲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金履祥云報切之者再横切也　內則云。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膾春用葱秋用芥。芥芥醬也豚春用韭秋用蓼。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

漢陸績之母註

為辭難矣為臠[illegible]寸寸而切之切葱若[illegible]雍賈之醯以柔之

後漢陸續傳續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興續時為尹興掾故坐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容易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門吏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曰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遂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死

醬成于鹽而鹹于鹽夫物之变有時而

醬

說文云醬醢也　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醬用百有二十甕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illegible]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六食謂六穀六飲謂六清六膳謂六牲百羞[illegible]用百二十[illegible]內則[illegible]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

前漢書論語
孔子當周衰
亂酒沽任民
薄惡不誠是
以疑而弗食

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中也卵醬者魚子爲醬也

沽酒

沽酒集註以沽爲買然鄭玄註酒正職云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孔穎達疏云功沽謂善惡是酒之善者爲功惡者爲沽也或曰酒以久爲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沽沽酒是再宿之酒耳

釋名云脯搏
也乾燥相搏
著也脩縮也
乾燥而縮也
論衡云儒
者言太平時
萐脯生厨中

脯

說文云脯乾肉也修脯也搏薄脯搏之屋上也脘肖脯也朐脯脡也

周禮天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折而乾之曰脯去骨者全而乾之曰腊帶骨者膴全胖半體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　內則云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　盧諶祭法云春祠用脯夏用腒脯　儀禮曰鄉飲酒主人立於西階東薦脯使行其祖釋軷祭脯士冠禮奠東薦脯

王制公宮問
不撤薑食之

薑

義于劉貢甫貢甫善諧謔對曰案本草薑多食令人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方以道致人故物以食薑以愚其禍耳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

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內則云楂梨薑桂又云屑桂與薑以灑諸上是薑爲庶羞之所必用者　孔安國云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又大雅齊亦不去則常食之有薑可知惟薑不撤則五辛之類當有不食者又可知也

祭肉

祭肉謂之胙說文云胙祭福肉也穀梁云胙致福肉也周禮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註云致福謂祭祀之餘肉故左傳謂申生致胙於公而國語則謂致福於公是福即胙也祭於公君廟之胙也朋友之饋家廟之胙也朋友且拜則拜公胙可知胙肉生曰脤熟曰燔孟子曰燔肉不至謂熟肉也

肺爲氣主云

素問五藏生成篇諸脈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

菜名、蒙筐
記云宋字種
黃三十品詩
酉之務投行
園圃曰天官
此徒助子鳴
祖

廣雅云羹謂
之湆八左傳
日和羹焉
水火醯醢鹽
以烹魚肉

春秋佐助期
云八月雨夜

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臟主氣故也

疏食

集韻云疏粗也按朱子以疏食為粗飯孔安國云疏食菜食也疏蔬古字通用初學記卷三云疏食乃之米以疏食不但飯以耳東觀漢記趙孝弟或而食以孝夫婦常疏食而以穀食陰讓弟禮夫婦禮覺亦不肯食遂共疏食是疏食者非米穀食矣論語疏食之云蓋如此

羹

爾雅云肉謂之羹肉臛也肉臛者御儀禮所謂鄉曉曉是也　廣雅云羹謂之湆　說文曰羹五味和也燔豕肉羹也　周禮天官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大羹煮肉汁太古不和之羹鉶羹加以五味也賓客亦如之　內則云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折稌稻米為飯也犬羹兔羹和糝不蓼凡羹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　又曰士不貳羹胾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繆襲祭儀曰夏祠和羹芼以葵秋

芨菜生于涂下地作羹臛甚美

祠和羹芼以葱冬祠和羹芼以韭　禮記曰大羹不和。　劉楨毛詩義問曰鉶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爲其形象可食因以鉶爲名　史記曰堯之有天下也粢糲之食藜藿之羹。　莊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　曲禮曰凡進食之禮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　羹之有菜者用梜（梜著也）其無菜者不用梜

一載瓜賦曰或玄表丹裏呈素含紅豐膚外偉綠瓤內醲

瓜

格物論曰瓜蓏也在地曰蓏有數種皆夏產。　埤雅云瓜性惡香尤忌聞麝麝氣觸之乃至一蔕不收。　玉藻云瓜祭上環（謂橫切之環頭如環也）　續漢書曰織女星主瓜果。　爾雅云㼈與父守瓜（今瓜中黃甲小蟲好食瓜葉故名守瓜形類螢而小也）　大戴禮云五月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八月剝瓜畜瓜之時也。　郊特牲云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祭

曰祭祀之興肇于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蘗汚樽抔飲則有玄酒之奠

路史云終日之仁君以祭食貧之矣孔穎達謂君子不忘本有德如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許置籩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是以王負每食必絃歌而薦之蓋是意也。　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　蘇子由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爟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冠先蠶先卜先馬先物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

左傳云大路越席昭其儉也○禮記云奉席如橋衡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

席

集韻云席薦席又藉也釋名云席釋也可卷可釋也說文云筵竹席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尚書云成王將崩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豐莞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筍蒻竹也玄紛純　禮圖云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周

西鄉以南方為上○又云席間函丈

禮天官王府掌王之衽席(衽簟席也)又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設莞席紛純(莞蒲之細者紛白繡也純緣也)加繅席畫純(繅席削蒲蒻為席畫以五采畫謂雲氣也)加次席黼純(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以蒲草為筵畫繢彩色以為純)韓子曰夏禹為茵蔣席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白純(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　孔穎達疏云席無異物為記但識之者自有首尾可為記識爾陳饌之時正饌在左庶饌在右陳饌雖不在席上皆陳於席前當席左右其間容人故謂之長筵羣居則可同席聯坐故曲禮云坐不中席又云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是席可同坐四人也若賓主禮席則無同坐之制故鄉飲酒禮云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此燕會之席也燕禮及大射禮云公席三重大夫再重其常禮則天子五重諸侯三重耳席依戶牖而設與宮室相向有變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

禮記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西北天地之義氣也東南天地之仁氣也賓者接人以義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故坐于東南

夏官伊祁氏掌供王之齒

故曰席不正不坐。又曰必正席先嘗。凡坐皆有席。故師長必席。子曰席也。

鄉飲

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禮鄉飲酒義云。鄉飲酒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旣所以致敬也。又云。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教成而後國可安也

杖者

禮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

杖筍杖謂賜老者杖供其函丈藏之既事受之

新唐書禮樂志云大儺之禮方相氏執戈揚盾振子和曰甲作食㱙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彊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一

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玉杖杖端以鳩為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

儺

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　月令曰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註云此儺儺陰氣也。陰氣右行。此月建辰。日曆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之氣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是也此儺天子諸侯得為之。月令又曰仲春天子乃儺以達秋氣。註云此儺儺陽氣也陽氣左行。此月建酉宿直昴畢日至壽星之次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之氣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是也此儺惟天子得為之。月令又云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註云此儺儺陰氣也此月日歷虛危

女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

有墳墓四司之氣謂之大儺者下及民庶皆得儺也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爾　禮緯曰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瘧魍魎鬼一居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常以正歲十二月令禮官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纁裳執戈揚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而驅疫也。

藥

新唐書孫思邈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為不平

世紀云神農使岐伯嘗百草之味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廐

左傳疏曰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乎坰野秋分入

家語曲禮篇曰孔子為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

功始職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星經云天廐十星在壁北主天子馬坊廐苑之官也

之道也吾爲有司敬奉之　叢說曰廐養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爲乘三乘爲阜三阜爲繫六繫爲廐一廐二百一十六馬牧馬之人謂之圉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駑三良馬之數諸侯六閑三良三駑此章爲邦國之廐良馬二閑六百四十八馬掌牧圉者總一千二百七十三人駑馬三閑馬與人數亦如之故廐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孔穎達疏云廐焚孔子馬廐被焚也是廐乃孔子之私廐故於退朝而後問耳。若曰國廐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

孔帖云推食之賜用勸勳勞普禮之恩以待賢參

賜食

周禮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注好賜。王所善而賜之　漢萬石君曰賜食于家如在上前。

侍食

儀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偏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將食猶進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先飯

禮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不敢以客禮自居也）先飯辯嘗羞（示臣爲君嘗食之禮）飲而俟（嘗飲以俟君飧）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而後食飯飲而俟（雖不嘗羞亦先飯飲利喉而俟君）君命之羞羞近者（於近處食羞）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覆手者謂食畢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周禮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二曰衍祭（客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三曰炮祭（將食炮燔而先祭之也）四曰周祭（殽之序徧祭之也）五曰振祭六曰

包牢禮入恣六義云臣閨賤與生柔者思丟托一出乎時政之所關化是故明王知其繁拙則必齎獻欽貲力役救荒储三者不失與後幼有所恭老有所終與天關之復撫閣調之苦特透與之休養別可封之俗不與二帝之

擩祭振擩本同但振者先擩後振擩者不振也將祭食者既擩必擩乃祭也不食者擩則祭之七曰絕祭八曰繚祭絕繚亦同繚祭者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之絕祭者不循其本直絕以祭也九曰共祭共授也膳夫授祭也

負版

周禮天官小宰聽閭里以版圖有訟則以戶籍之版土地之圖聽之　司會凡在書契版圖者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或出或入皆偏知之　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異其男女各異其籍歲登下其死生每歲開其籍生者登而死者下而去之及三年大比比較民數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重民數也登於天府藏於天府之官

雷

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霆電也。抱朴子曰雷天之鼓也易卦司言八卦曰存雷霆及雷雷雷迅雷　月令曰仲春之月日夜

論衡曰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禮記曰風雨也萬物成功所以八風從八卦也○楊泉物理論曰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

分雷乃發聲仲秋之月日夜分雷乃收聲。　王充論衡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爲出入也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人君之象　合成圖云軒轅星主雷雨之神　埤雅曰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迅雷風烈必變所以敬天威也

風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曰風作則萬竅怒號　黃帝風經曰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　易緯通卦驗云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冬至廣莫風至北方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東北方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東方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東南方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南方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西南方報土功禮四方秋分閶闔風至西方解懸

者也怒則飛沙揚礫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氣之黃帝風經云調協群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

理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北西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道化成萬物各生王者信順八風行八政又服虔曰八風謂之八卦風

爾雅云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頹暴風從上下也扶搖謂之猋暴風從下上也風與火為庉炖熾盛也迴風曰飄旋風也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曀祭風曰磔　風俗通云飛廉風伯也箕星風師也

升車

留青日札云瀆有安車有立車立乘安車可坐者也即步輦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孔子所以升車必正立蓋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軾又高二尺二寸共深高九尺五寸故仲尼長九尺餘亦可立也　列女傳立幨無輧駢音是婦女亦立也

綏

則有采章其等則有胄胲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之飾也少儀君綏曰良綏曲禮少儀僕右綏曰貳綏散綏此綏之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綏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及致敬然後俯而立焉正立執綏所以備隊耳

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又云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又曰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註云取貳綏者貳副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綏貳副而升也并轡授綏者謂以六轡及策并置一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者謂爲人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少儀云以散綏升執轡註云散綏副綏也然綏之取義不一。明堂位云綏謂大麾旌旗之屬詩云福履綏之毛云綏安也所謂綏之斯來亦取安義左傳文公十二年秦晉出戰交綏註云未致爭而兩退曰綏司馬法所謂將軍死綏是也曲禮云武車綏旌註云綏謂垂舒之也曲禮又云大夫則綏之註云綏下也此所謂綏皆與升車之綏不同。

內顧疾言親指

雷在地中雉性堅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
潘安仁射雉賦云涉清林以遊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萃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之專心兮像雉雛之姱姿巡丘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栽

曲禮云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雟式視馬尾顧不過轂不內顧者即禮所謂顧不過轂也不疾言不親指即禮所謂不廣欬不妄指也

雉

埤雅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墮竟不過丈修不過三丈　說文云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　曲禮云雉曰疏趾 雉肥則兩足張闊　爾雅云靑質五彩者曰鷂雉長尾走且鳴者曰鷮雉黃色鳴自呼者曰鳴雉似小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毛鮮明者曰鷩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者曰秩秩海雉長尾者曰鸐山雉白雉曰雗雉曰鶾曰鳩雉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 翬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 江淮而南靑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鷂 郎鷂 雉南方曰翟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　埤雅云其交有時別有倫而其羽可用為儀說古者后服三翟雉之死耿介妒壟護疆善鬬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雊雉性不處下

溺故一名原禽。又有翟雉。長尾雨雪降。惜其尾棲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甚矣之溺物也如此　按雉野雞也。漢呂后名雉漢人諱之。故謂野雞。

